

西遊錄注

元耶律楚材撰 蓋盛如梓刪略

順德李文田注

中書令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畱西域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

公戊寅春三月

元太祖十三年也

出雲中

湛然居士集有過雲中贈李尙書詩

抵天山

漢書西域傳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晉灼武帝紀

注曰天山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天山卽

祁連山 祁太史韻士西陲要畧曰哈密之山卽天山

山之北三百餘里爲巴里坤柳谷水在城東北源出天

山藉資灌田焉

涉大磧

宋程大昌北邊備對曰大漠言沙磧廣莫望之漠漠然漢以後史家變稱爲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大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里經小磧至跋祿伽國

踰沙漠

祁韻士萬里行程記云安西州舊名大灣後復設安西府今改爲州出北門五里許過一澗河卽入沙磧土人呼爲戈壁卽古瀚海也地以沙石爲骨如鎔鍊而成膚達行在所

此指元太祖和林之行在邱處機西遊記所云皇帝舊兀里多者也西遊記辛巳六月廿八日泊窩里朶漢語行宮也又稱爲乃滿國兀里朶蓋太祖滅乃蠻後卽置

行在於此以便西伐也

明年

己卯年也是爲元太祖十四年

大舉西伐道過金山

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

部之地居金山之陽案湛然居士集卷一有過金山用

人韻詩北西域釋地云烏魯木齊博克達山三峯峭拔

入雲山腰有潭周十餘里土人稱海子山南有俗所呼

七箇達坂者卽此按唐書西州交河縣北行經柳谷度

金沙嶺至北庭都護城又按杜甫詩注自交河北行八

十里至龍泉館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度臺沙嶺百

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護府今烏魯木齊爲唐

北庭都護故治土魯番爲西州古治以相距道里攷之

此達坂卽所謂金沙嶺今嶺畔有陡坡沙子細碎滑馬
足金沙臺沙之名當以此 皇輿西域圖志云按今阿
勒坦爲古金山唐書稱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陽裴羅西
超金山者是也

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
而西水皆西流入海

金劉祁北使記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並夏國前七
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 祁韻
士西陲要畧云新疆諸水分流異趨南路之水皆東流
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喀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玉
河和闐之哈喇喀什玉隴喀什二河烏什之瑚什奇阿
克蘇之渾巴什庫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悉東會
於土魯番之羅卜淖爾凡南北山積雪融化之水皆入

之彌淪淳蓄伏流地中卽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
犁諸河多西流塔爾巴哈台之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
烏魯木齊之瑪納斯河多北流或歸入淖爾或流經葦
湖或伏入沙磧以及雪融會合之水甚多

其南有回鶻城

元史西北地附錄曰畏兀兒地至元二十年立畏兀兒
四處站及交鈔庫明世法錄曰火州元號畏兀兒東七
十里距柳陳城西百里爲土魯番卽古高昌國治案
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回鶻有甘州回鶻有沙州回鶻
有和州回鶻此和州回鶻城也宋洪皓松漠紀聞曰回
鶻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惟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
有君長

名別石把

西使記曰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
五百里 元史西北地附錄曰別失八里至元十五年
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吾城子里軍站事十
七年以萬戶綦公直戍別失八里十八年從諸王阿只
吉請自太和嶺至別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年立別
失八里和州等處宣慰司二十三年遣侍衛新附兵千
人屯田別失八里置元帥府 明史西域傳云別失八
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西抵撒馬兒罕東抵火州北
連瓦刺元世祖議宣慰司 西遊記作鼉思馬大城

歐陽元高昌偃氏家傳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
有唐碑

西遊記曰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河大都護有德政有
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

之邊城往往尙存 槐西雜志特納格爾爲唐金滿縣
地尙有殘碑 西域釋地曰庫車丁谷山在城北有古
寺多唐碑浮圖高數十丈 西域水道記巴爾庫勒淖
爾四源東南源曰招摩多沙烏魯木齊治曰鞏甯城城
南阻阿拉癸山東扼博克達山之陰爲阜康縣又東
並山行一百九十里爲唐沙鉢鎮卽阿史那賀魯所處
之莫賀城又東五十里爲濟木薩西突厥之可汗浮圖
城唐爲庭州金滿縣又改後庭縣北庭都護治也元于
別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帥府亦治于斯故城在今保惠
城北二十餘里地曰護堡子破城有唐金滿縣殘碑碑
石立爲二俱高八寸廣六寸一石七行一石六行

所謂瀚海軍

元劉郁西使記曰瀚海地極高寒雖酷暑雪不消今之

所謂瀚海者卽古金山也 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
府本庭州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有瀚海軍長安二年
置

瀚海去城數百里

西域釋地云哈密東至安西州西至土魯番俱有沙磧
乏水草不毛之地數百里謂之瀚海今呼爲戈壁

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

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去病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
翰海而還如曰翰海北海名張守節正義曰按翰海白
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石因名也 李光廷西域
圖攷曰按文正西遊錄云戊辰達行在所至卽唐之高
昌云云此以今濟木薩爲瀚海與劉郁西使記殊且言
蒲類海亦未確也 西域釋地云巴里坤名會寧城有

海子卽古蒲類海一名婆悉海俗呼爲海子在城北沙
山之下東西袤一百餘里對岸廣數十里後漢書張璠
言呼延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元和志言伊州納職
縣北直抵蒲類海唐之伊州卽今哈密距巴里坤相近
而巴里坤又爲漢蒲類國地是此海子爲蒲類海無疑
城西二里有輪臺縣

新唐書地理志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共三百二十
里西遊記鼈思馬大城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
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有幾程得至行在皆
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卽是唐碑在焉

西域水道記有說
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

元史耶律希亮傳由苦先至哈刺火州 元史西北地
附錄阿里麻里之下有合刺火者

卽唐之高昌

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高昌 明史火州其地多山青
紅若火故名火州東有荒城卽高昌國都漢戊己校尉
所治西北連別失八里後爲土魯番所併

亦名伊州

湛然居士集十二懷古詩瀚海過西伊自注云伊州之
西北有瀚海伊州又謂之西州 西域釋地曰元和志
言伊州納職縣北直抵蒲類海唐之伊州卽今哈密
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卽唐之于闐國

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忽炭者是也曷思麥里傳作幹端
拜延八都魯傳亦作幹端憲宗紀則作擴端均此五端

二字之聲轉今稱和闐者是其地也明史作阿端又沿古名作于闐均非兩地 西域釋地云葉爾羌漢莎車國地唐以後併入于闐又曰和闐漢于闐國唐置于闐都督府於此回人謂漢人爲黑台和闐卽黑台之訛相傳漢任尙棄其衆於此

河出烏白玉

西陲要略云葉爾羌之山則有密爾迪山在城南二百餘里產玉有瑪爾瑚盧克山在城西南四百餘里產玉又有一大山在葉爾羌西南與密爾迪山相連回人呼爲塔什達巴罕疑卽所謂蔥嶺者是也水則有玉河自密爾迪山流出南分支入和闐和闐境內一帶山皆積雪水則有哈喇喀什河有玉隴喀什河有哈琅圭塔克河俱多產玉且資灌田

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

西北地附錄作普刺 耶律希亮傳至不刺城 李光

廷西域圖考曰不刺城卽西使記孛羅城之轉音城南
有陰山卽松樹頭嶺山頂有池今賽喇木泊在四山之
中卽池也

不刺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

西遊記曰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間之左右皆
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遇樵者再問之皆曰
然 湛然居士集卷一有過陰山和人韻詩六首

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

西陲要略曰伊犁之水有賽里木淖爾在城東北隔山
二百餘里凡境內之水皆朝宗於伊犁河惟賽里木淖
爾不與焉 西域釋地賽里木諾爾在伊犁城東北二

百餘里塔爾奇嶺之東其北有川名博羅塔拉

池南地皆林檎樹陰翳鬱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

城西使記曰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

西使記云出關至阿里麻里城當云出關至阿里麻里城
衍一里字此卽湛然集之阿里馬城非西北地附錄之

阿力麻里也

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
八九

至元譯語曰蒙古語梨曰阿里馬

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

劉祁北使記曰興定四年十二月出北界行地浸高前

七八千里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歷城百餘皆非漢名

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卽回紇王所都云云案

益離卽亦列之聲轉蓋以亦列水得名也西遊記曰沿
天池正南下阿里馬城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沒
輦河也徐松跋云阿里馬城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
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
里又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輦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
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 亦列河李光廷曰
當是今瞻德城西之察罕烏蘇河以伊犁統名之耳
西域釋地伊犁河在伊犁城南一里許源出哈什空吉
斯二河洪流深廣境內之水皆歸焉過城南折而西北
流七百餘里入哈薩克界遇沙而伏按唐書貞觀中西
突厥分其部爲二以伊列水爲界顯慶二年蘇定方爲
伊麗道行軍總管討西突厥所稱伊麗卽今伊犁以水
爲名犁與麗同名列則音相近耳

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朶卽西遼之都

明陳士元諸史譯語云斡耳朶華言帳房也遼史稱斡魯朶音之轉也西使記云過六壩兩山閒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間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遼史天祚本紀耶律大石建都城號虎思斡魯朶又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胡母思山蕃胡母思卽本紀之虎思矣又部族表遼太祖天贊二年破胡母思山蕃又諸部表有忽母思部均卽此錄之虎司自大石建都後稱爲斡耳朶者也遼史營衛志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朶金史百官志斡里朶官府治事之所也

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

西使記曰二十八日過塔刺寺案西遊記有荅刺速沒

輦原注沒輦河也是塔刺思卽荅刺速之對音此城以河得名其上遊已名爲荅刺速河此錄稱爲亦列河在西遼河中府都之東也此河西行數百里繞此城卽此錄之塔刺思城又卽劉郁所過之塔刺寺矣

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蓋城

西使記曰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公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

八普城

元史西北地附錄有巴補卽此錄八普之音同字異也

可傘城

西北地附錄作柯散卽此錄可傘之異文也曷思麥里傳作可散城

芭欖城

西遊記壬午之春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 湛然集記西遊事詩親嘗芭欖甯論價自釀蒲萄不納官其他詩言杷欖蒲萄者不可枚舉苦蓋多石榴其大如棋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

苦蓋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忽氈明史西域傳作火古元史薛塔刺海傳從征虎忽纏諸國卽此苦蓋城地矣

又元史郭寶玉傳曰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據此傳知苦蓋與忽章同音蓋以河得名

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以名 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 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松漠紀聞曰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醃類酣瓜中有汁尤冷明張翼清賞錄引耶律楚

材西遊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狐今此文無可以容狐四字爲老學叢錄刪節

長耳僅負二枚 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

元史本紀十四年取訛荅刺城卽此訛打刺三字之對音也西北地附錄作兀提刺耳 又本紀十五年秋攻斡脫羅兒城克之與此亦音近疑所採不一書故致重複且西城强悍未必非取後復叛故兩次征克也 李

光廷西域圖考云龜茲入元爲別失八里西境城曰苦先卽今庫車之對音元史耶律希亮傳云從征至渾八升城今阿克蘇南有渾巴什莊世祖自二王所召還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還亦曰苦盞文正西遊錄云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皆是地也

附庸城十數此城渠酋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

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

元史本紀太祖十四年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帥師親
征取訛荅刺城擒其酋哈只兒只蘭禿

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斯干

西使記曰過擣思干城大而民繁元史太祖本紀曰十
五年克尋思干城又曰十六年攻薛迷思干城今案太
祖克此城後復叛故十六年再攻之薛迷思干卽尋斯
干也西北地附錄作撒麻耳干元史按竺邇傳曰太
祖西征尋斯干郭寶玉傳曰下擣思干城又曰引兵據
擣思干入鐵門屯大雪山耶律阿海傳曰下尋斯干等
城明世法錄曰撒馬兒干古罽賓國在懸度山西唐以
其地爲修鮮都督府拜其五都督元駙馬帖木兒主其
國東有養兒沙鹿海牙賽蘭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

諸城並隸焉

尋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名

西遊記曰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國最佳處 杜環

經行記曰薩末建土沃人富小有神祠名拔諸 湛然

集十二懷古詩感恩承聖敕寄信到尋思自注尋思虔

西域城名西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

甚富庶 用金銅錢無孔郭 環城數十里皆園林 飛

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槩 瓜大者如馬首

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 以蒲萄釀酒 有桑不能

蠶 皆服屈胸

湛然集卷七戲作二首屈胸輕衫裁鴨綠蒲萄新酒汎

鵝黃 卷五乞扇詩屈胸圓裁白玉盤幽人自翦素琅

玕 元史輿服志曰質孫華言一色服也勳戚大臣近

侍賜則服之下至樂工術士皆有此服精粗之制不同
總曰質孫

以白衣爲吉以青衣爲喪服故皆衣白

陳誠使西域記哈烈國主以白布纏頭辮髮後髻男子
髡首纏以白布婦人以白布蒙首

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

元史太祖本紀十五年克蒲華城耶律阿海傳下蒲華

城西北地附錄忒耳迷之下有不花刺似卽本紀之蒲

華明世法錄曰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以道里

計之撒馬兒干卽尋思干則卜花兒卽蒲華矣 耶律

阿海傳從帝攻西城下蒲華尋斯干等城 湛然集卷

五贈蒲察元帥詩其七閑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

守家又卷六有蒲華城夢萬松老人詩

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

北使記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必手殺而噉
雖齋亦酒脯自若西遊記曰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
來迎宿於西園鋪速滿及沒速魯蠻皆謀速魯蠻之轉
聲也 又按遼史諸部表有普速完部金史羣牧十二
處有蒲速幹此云謀速魯蠻種似一類也 湛然集卷
十二懷古一百韵注云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衆而亡
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
餘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卷五河中
春遊詩注云尋斯干有西域梭里檀故宮在焉
蒲華苦盞訛打刺城皆隸焉

西域圖考云元太祖紀十四年己卯西域殺使帝親征
取訛荅刺城訛荅刺卽阿克蘇城也石的石河卽烏什

之畢底爾河也

蒲華之西有大河入於海

太祖本紀十五年夏五月駐蹕也石的石河但是時克蒲華城及尋思干城此大河非也石的石河卻是今阿母河以元秘史及西遊記知之矣

其西有玉里犍城

元史本紀十六年秋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破玉

龍傑赤等城下之玉里犍卽玉龍傑三字之對音蒙古

謂官曰赤故名玉龍傑赤也 元秘史曰過阿梅河至

兀籠格赤城下營兀籠格尤與玉里犍聲近矣 元史

曷思麥里傳作月戀揭赤之地 耶律希亮傳五月西

行至孛劣撒里六月至換札孫又西行九百里至也里

虔城又從二王還至不刺城案孛劣撒里卽不刺城換

札孫卽虎司之聲轉此西遼都也九百里至也里虔城卽玉龍傑之轉聲此卽玉龍傑赤也又卽玉里健三字之對音還至不刺城又卽李劣撒里蓋翻譯本一人而前後不相照作傳者又不相照作傳者又不識蒙古語故使讀者茫然耳

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

此母后當是直魯古之妻其時乃蠻篡直魯古之國而尊其后爲皇太后也

又西瀕大河有班城

元史本紀十六年辛巳夏四月駐蹕鐵門關秋帝攻班勒紇等城 白察罕傳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西域謂白爲察罕故名察罕案河中卽尋思干城板勒紇卽班城也

又西有輒城

西遊記曰鐵門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山勢險固此輒城與團城聲轉也故記云由此東南行三十里過班里城則此城在班里之西故知輒城卽彼記之團八刺也 大唐西域記曰羯霜那國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旣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峽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旣設門扇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到覩貨羅國云云此輒城蓋唐之吐火羅國故也

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

劉祁北使記曰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書契約束並回紇字筆葦其管言語不與中國通 西使記曰

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卽漢身毒也
艾儒畧職方外紀曰中國之西南曰印弟亞卽天竺
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 漢書西域傳無雷國北與
捐毒接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
重耳臣召南案天篤卽天竺後漢書傳之天竺卽此傳
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

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

西使記曰乞石迷西蓋傳釋迦氏衣鉢者松漠記聞曰
回鶻奉釋氏最甚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
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之親敬
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 大唐西域記迦溼彌羅國
舊曰罽賓訛也

不屠牛羊但飲其乳 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 盛夏置

錫器於沙中尋卽鎔鑠 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 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

新唐書地理志曰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颯國其國有彌蘭大河一曰新頭河自北渤崑山來西流至提颯國北入于海 職方外紀曰東印度有大河名安日國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罷業悉得消除

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 印度西北行有可弗義國

元史郭寶玉傳辛巳可弗義國惟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搏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 舊唐書西戎傳波斯國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按所云可薩者蓋卽今俄羅斯之可薩斯克此錄之可弗義國也

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

職方外紀曰亞細亞西北之盡境有大國曰莫斯科未
亞東西徑萬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中分十六道有窩
兒加河最大支河八十皆以爲尾閭而以七十餘口入
北高海 大唐西域記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
至阿黠婆翅羅國國周五千餘里自阿黠婆翅羅國北
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屬西印度境國周三千餘
里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耆茶國屬西印度境國
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
屬信度國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拏國周四千
餘里復從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
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

民多羊馬以蜜爲釀 此國晝長夜促羊膻熟日已復出
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

元史土土哈傳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
沒卽出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曰卽可刺者因水爲名
附庸於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晝長夜短日
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卽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也
新唐書地理志曰仙娥河北岸有富貴城又正北如東
過雪山松樺林及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幹又西十
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堅昆部落有牢山
劔水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
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晝長
而夜短 又回鶻列傳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
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它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
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
明蓋近日出處也

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

庶齋老學叢談曰許獻臣僉事說蓋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爲晝夜信而有證

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 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又去印度又等

西使記曰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道里正同蓋無疑也

雖縈迂曲折不爲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雙溪集丁零詩注聖朝太宗嘗詔和瑞等入北海往復數年得日不落之山

俞浩西域考古錄引西遊錄

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也

卷十引

俞注云唐書回鶻傳云回鶻之亡其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以自給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庭擊吐蕃斬尙恐熱傳首京師於是西庭二州俱恢復遣使請命於朝其後史亡其傳然其國卒不振時以羊馬至邊互市云此回鶻五城之所由也瀚海軍在北庭景龍初郭元振所置別石把卽別失八里之轉元有別失八里行中書省

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

西注
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卽唐之高昌。亦名伊州。

李注云。西域圖志曰。唐伊州爲今哈密。又曰。今鎮西府古伊州。闕展古高昌。

考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唐北庭都護府所管三軍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瀚海軍在城內。兵一萬二千人。是也。同上。

朝鮮紀事

倪謙

景泰元年正月丁丑朔

丙戌遼東起程都司差東寧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率領軍馬二百護送鎮守都御史李純巡按御史劉孜左府都督守遼東都司王祥出城宴餞別自遼東至鳴綠江舊有捌站今廢官齎帳房隨行過高麗衝頭館站車領至浪子山下人家宿

丁亥浪子山起程過背陰山盤道嶺至辛寨人家宿

戊子辛寨起程高嶺至東山關東口宿東關係華夷界限己丑出東關過分水嶺至龍鳳山下營

庚寅龍鳳山起程過八度斜列嶺至鳳凰山下營

辛卯鳳凰山起程過開州站至東湯站朝鮮義州兵馬節

制使趙石岡遣通事全滿吉里送米酒下程迎犒下營宿
壬辰湯站起程將近鴨綠江石岡率軍兵供帳送於江上
宴罷先往馬軍後發過江抵義州城外石岡率僚屬迎

詔入義順館其朝服儀制俱與華同行禮畢王遣尹曹判
書尹煙來迎拜 詔罷謁見設宴館堂侍宴者平安右道

首領官羅弘緒察訪李養儉 判官朴孟朝女散大夫麟

山郡事宣煙司驛院事艾險護軍梅佑宴罷宿

癸巳留義順館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糧遣回約回期至館
接石岡設宴宿

甲午順義起程自北至各處俱有軍馬迎送四十里至所
串館定寧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良策館秦川郡事李
昉龍州郡事高某設宴宿

乙未良策起程四十里至車輦館錢山郡事某設宴過五

十里至林畔館通訓大夫定州牧使洪益生宣州郡事吳仲宇設宴宿

丙申林畔起程四十里至雲興館郭山郡事崔潤王設宴過五十里至新安館隨川郡事某博川郡事鄭得孫設宴宿

丁酉新安起程七十里至嘉平館嘉山郡事某設宴過五十里至安興館王遣禮曹參判李邊來問安設宴盛飾女樂三十餘輩兩行各抱樂器升堂跪邊進云此奉王命自京攜至以奉權進辭卻之退侍宴者平安道都觀察使韓確安州牧使朴以寧宴罷邊辭回復命確同往有卻樂詩宿

戊戌安興起程七十里至肅州館肅州郡事某設宴過六十里至安定館順安縣令禹元球設宴宿

己亥安定起程六十里至西京平壤府確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詔樂人皆着襪頭束帶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堅若幡幢者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樹鰲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遣堉尹師頭來問安拜詔罷設宴罷辭回復命又有黃海道首領官金處禮察訪宋重孫迓亦辭回平壤府官則少尹金光暉判官宋仁昌宿

庚子西京起程六十里至生陽館中和郡事劉强咸從縣令朴叅設宴過六十里至黃海道黃州都觀察使申句謹率僚屬迎詔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綵

紉皆與西京同入治行禮畢王遣判漢城府事李孟珍來
問安設宴侍宴者豐川郡事貝仁寬海州牧判官金壤黃
州牧判官尹期長連縣監崔經王又遣禮曹正郎安自立
來議受 詔敕及 賜物儀口稱殿下有病日久世子代
掌國事今亦病不能行禮王令子代行謙曰王久病 朝
廷亦知世子病則予不知也然則世子病幾何時爲何病
曰病腰疽將一月矣曰病將一月則尹尹曹正病中所遣
其初見江上時何以不言有病今始言病詐也母得因
朝廷有事輒懷二心且瘡瘍之疾膿潰卽安非若感傷奇
症不可以月日也如果病疽當以潰膿予在此坐待其愈
始行十日不愈待半月半月不愈待一月無不愈者若再
言不愈詐可知矣卽當捧 詔還朝奉聞朝廷臣至朝鮮
國王世子俱託病不出無人受詔因捧 詔還 朝廷自

有處置自立聞謙言驚愕無措乃曰望且徐行不必坐待小官卽便馳回啟白星夜來迎辭去宿

辛丑黃州起程七十里至鳳山郡行長淵縣監李師鳴松和縣監徐習設宴過三十里至劍水館不下馬過三十五里至龍泉館守瑞興都護府使羅寅載盜郡事李伯倫行康翎縣監黃里軒設宴詢得尹史官甥金和林在廡下因以餽餘與之食又以一桌與其守墳家人金仲生宿

壬寅龍泉起程四十里至城安館平山都護府使柳楊植谷山郡事庾智設宴過工曹參判南佑良進馬五百匹赴京來見面諭 朝廷威德而去三十里至寶山館行知遂安郡事張自息設宴過三十里至金岩館新溪縣令李森設宴京畿道首領官崔敬身察訪推誰開城府都事李克效來問安宿

癸卯金岩起程三十里與興易館行管津令張希俊設宴
過三十里至金效館牛蜂縣令奇效稔免山縣吳用遠設
宴過三十里至開城府京畿道都觀察史朴仲林率僚屬
迎 詔例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綵綳俱與
黃海道同入府行禮畢王遣壻宗政大夫許正寧來問安
設宴出王京攜至女樂卻之而退侍宴者開城府留守李
季麟斷事官余伯行經歷李師曾有卻樂詩王又遣漠城
府尹金河來見復議禮事言世子一國之本自得病來舉
國皇皇禱於山川鬼神以祈祐豈敢虛許今瘡已潰膿口
尙未合醫者云若牽動皮膚必至引風復發致傷性命但
望天使垂憫乞免世子郊迎容其扶病具禮受 詔則萬
萬幸也謙顧其辭情懇切諒是實病遂允其陳定與儀注
而去

後還朝未幾王薨世
子襲封未幾亦薨

甲辰開城起程三十五里至東坡館揚州都護府使閱謹
朔監郡事金恕臨津縣監張有良設宴過五里至臨津江
冰已解乘舟而渡尹戶曹朴觀察舟中置酒二十五里至
原平府守原平都護府使柳規行川監縣監韓繼徹設宴
宿

乙巳原平起程四十里至碧蹄館王遣議政府左議政黃
甫仍叅贊鄭本左副承旨李季旬來問安設宴侍宴者揚
州縣監洪潢宿

閏正月丙午朔四更碧蹄起程四十里至接官廳工曹觀
察設小筵遲明至慕華館宗親百官具香亭龍亭黃儀仗
鼓樂雜戲迎 詔行道入城至景福門東南二面盛結鰲
山舞妓造至勤政殿宣 詔受敕皆如禮禮畢世子扶病
於殿東幄中相見茶話諭以 朝廷恩意而別退太平館

王子首陽君棊安平君瑤臨瀛君璆錦城君瑜永膺君珍
和義君瓊桂陽君璿義昌君玨漢南君玠密城君琛壽春
君玳翼峴君口永豐君瓌來見次百官來見畢首陽君代
王設宴館設正使副使二席南面主席東向謙謂首陽曰
此禮足見尊 朝廷今既代王宴可只分東席坐乃易席
就宴諸王子以次奉觴至席罷未宴前王先遣禮曹叅判
李邊來達意曰天使遠來小邦無可奉止有女樂數輩奉
權聞一路來俱不用今望天使容其奉侍少盡微意又曰
殿下負病不能親待十分惶恐惟此樂妓若少見容殿下
心說病亦頓減不然愈加惶恐病亦增矣謙峻辭卻之又
曰小邦差人進貢赴京 朝廷俱作樂宴待况天使辱臨
敢不用樂謙曰 朝廷所用是男樂今是女樂如何可用
又曰 朝廷用男樂是 朝廷禮小邦用女樂是小邦風

俗况小邦止有女樂無男樂不敢復命其餘途閒曾有卻樂詩但持此去復命可矣遂錄二詩畀之乃去故宴時不用樂自此在館中其館伴官工曹判官鄭麟趾漢城府尹金和司庖膳官迎接都監判事洪某唐夢賢副使鄭有臨尹處信判官李禮長林效善趙克仁通事官三軍副司直安至善三軍司勇張義

丁未王遣左承旨李宜洽領議政何演來問安小宴席面向主席東向午後首陽又設宴如初禮至席罷

戊申王遣都丞李思哲禮曹參判李邊送皮襖胡帽衣服繼遣中官送庖羞又遣左議政黃甫仍來問安偕司馬黃門去謁成均館宣聖廟陪行者李禮曹鄭戶曹金漢城到廟門外下輪入幄盥沐訖入廟上香行禮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靈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

春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謁罷升堂其官有大司
成少司成謁見次館生謁見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
曰生徒皆着儒巾蓋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坐定生
員擡書案於前講書曰汝國音難曉免講茶罷行官與諸
生送出館別有謁廟詩至館有荅鄭工曹詩中書院事金
效成來設宴

己酉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右參贊鄭申孫來問安小宴
有荅鄭工曹詩午後判漢城府事李孟畛來設宴

庚戌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吏曹判事李堅己來問安小宴
有荅鄭工曹詩承旨副知院事申叔舟成三問惠刀酬之
以詩午後首陽偕諸王子來設宴

辛亥王遣同副承旨鄭而漢左贊成朴從遇來問安小宴
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漢城府尹高得宗來設宴有荅叔

舟三問詩

壬子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左參贊鄭萃來問安小宴午後
中樞院事安進來設宴有荅叔舟三問詩

癸丑王遣左承旨李季甸禮曹判書許朝來問安小宴繼
遣中官送庖羞午後領議政何演左議政皇甫仍左贊成
朴從愚左參贊鄭萃右參贊鄭甲孫來設宴有登樓賦

甲寅王遣兵曹判書閔伸左副承旨李季甸來問安小宴
繼遣中官送庖羞自此每日飯後申叔舟具書籍於案講
校音韻疑義午後漢城府城尹高得宗來設宴

乙卯辭行王遣禮曹參判李邊都承旨李思哲來留言讓
謝 恩馬先行在境一日一站將西至東八站無草料處
則速行至遼東庶不瘦損待馬行數日天使一日數站卽
至前相遇同行矣遂聽其留繼遣戶曹參判朴以昌來問

安小宴午後慶昌府尹鄭陟來設宴有梅竹詩

丙辰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刑曹參書趙惠來問安小宴
午後首陽君來設宴

丁巳王遣吏曹參判李審右承旨李師純來問安小宴繼
遣中官送庖羞午後吏曹判書李堅己戶曹判書尹煙禮
曹判書許詡兵曹判書閔伸刑曹判書趙惠工曹判書鄭
麟趾來設宴

戊午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工曹參判李思任來問安小
宴午後中樞院副使李昇平設宴

己未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右參贊鄭甲孫來問安小宴繼
遣禮曹參判李邊來請游漢江樓乃與司馬黃門乘馬自
南城出陪行者工曹判書鄭麟趾漢城府尹金和知院申
叔舟成三問及迎接都監眾官至樓下王預遣左副承旨

草言
李季甸禮曹判書許詡設宴樓上相迓登樓宴頃都監持
華扁詣前跪索詩留於樓上卽席賦詩三章與之每一詩
出則眾官聚首爭看皆縮頸吐舌禮度驚惶酒罷請遊漢
江下樓登舟復酌賦一章緣崖遡流而上復返樓下月出
始還

庚申王遣右承旨李師純禮曹叅判李邊來問安小宴安
平君李瑬遣宗簿判官黃義軒來送字書酌之以詩判漢
城府事李孟畛來設宴

辛酉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判漢城府李孟畛來問安小
宴申叔舟來送紙墨筆酬之以詩請遊楊花渡渡瀕漢江
乃乘轎自東城出比至王預遣都承旨李思哲兵曹判書
閔伸設幄相迓入入幄啜茗罷步舟石巔供帳甚盛蒼松
環繞舉酒極目風帆沙鳥景殊幽曠席上賦詩一章酒罷

請遊漢江登舟復酌賦詩一章沿流而下至喜雨亭王又遣官預置酒亭中席上又賦詩一章至暮還

壬戌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刑曹判書趙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中樞院事李先齊來設宴有漢江遊

記

癸亥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左叅贊鄭萃來問安小宴繼遣禮曹叅判李邊來送土布爲行轡固卻至再與之辨難數四不從而去午後首陽君偕諸王再來設宴餞行

甲子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吏曹判書李堅己問安小宴午後中書院事安進來設宴

乙丑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戶曹叅判朴以昌來問安小宴宴罷起程出郊至慕華館王與世子病不能送首陽偕諸王子預設館中候餞席上賦詩一章留別百官預皆依

山設席候送館夾道拜賦亦賦詩一章留別至於松亭都
監眾者宴賦詩一章留別晚至碧蹄館王預遣左議政皇
甫仍禮曹判書許詡右副承旨金浣之都承旨李思哲禮
曹參判李邊設宴候陪行者金和申叔舟成三問

丙寅碧蹄起程至東坡接待過晚至開城王預遣光德大
夫鄭孝全設宴侍宴者京畿道都觀察使朴仲林有開城

寓宿詩

丁卯開城起程至金郊又至興議接待過至金岩設宴宿
戊辰金岩起程至寶山又至安城接待過至龍泉詣尹中
官墳上致祭回設宴宿

己巳龍泉起程至劍水又至鳳山接待過至黃州王預遣
光德大夫白季童設宴侍宴者黃海道都觀察使申自謹
宿

庚午黃州起程至生陽接待過至平壤府大同館王預遣
光祿大夫韓椀設宴侍宴者平女道都觀察使韓確宿

辛未平壤起程城中

壬申肅寧起程三廟廟皆木主有謁箕子廟詩出城西謁
箕子墓有謁墓詩至安定接待過至肅寧設宴宿

壬申肅寧起程至安州安興館王預遣工曹判書鄭麟趾
設宴侍宴者安州牧使朴以寧工曹以詩留別卽席和荅
叔舟三問亦和以呈復和荅之宿

癸酉安州起程麟趾以寧具舟送過薩水舟中置酒賦詩
留別工曹和之涉岸別午濟博川三問復和以呈和荅之
至嘉平接待過至新安設宴宿

甲辰新安起程至雲興接待過有孝女四月詩至林畔設
宴宿

乙亥林畔起程至車輦接待過良策設宴宿

二月丙子朔良策起程至所官接待過至義州義順館義州兵馬節制使程起至右岡設宴王遣中樞院事安進具兵馬方物赴京謝 恩會聚於此遼東軍馬俱在館迎接丁丑在館右岡設宴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糧有留別金和叔舟三問詩往復和荅數章

戊寅義順起程至鴨綠江右岡石賓設宴登舟賦詩爲別卽席和荅之宴罷登舟舟中復酌涉岸又舉酒留連不捨醉後左右強扶上馬遂別與安進偕行至遼東同入朝出境不錄

計自鴨綠江至城凡歷公館二十八處

共一千一百七十里

朝鮮紀事

此書傳本甚少故吾鄉丁氏刻武林先哲遺書不之及也茲刻文僖奉使朝鮮詩錄爰並刊之以補丁刻之遺惟此從紀錄彙編轉寫譌誤觸目未見他刊本無從勘正爲可憾也宣統甲寅八月上虞羅振玉記

無安博五其可細出宜蘇甲寅入民土夷器志至隨
 後之影辨也崇隆繪象神轉嘉靈鷲顯日未出出既本
 或由茲修文辭奉射時漁荷殺父並既之只蘇丁條
 出書對本甚少茲吾聯下凡條流桂於皆散書不之

佛羅錄事

奉使朝鮮倡和集

雪齋登樓賦

有序

子與黃門給事司馬先生奉使朝鮮寓於太平館
館後有樓可眺時景泰初元後正月七日晨館散
步積雪始齋先生偕予而登焉縱目之餘遂召管
城子用紀一時之勝雖不敢廁上林之子虛亦不
可方南樓之放逸也昔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其
仁民之餘恩有以及於庶類詩人賦騶虞以美之
予於此必歸恩於朝廷者乃詩人之遺意也覽者
尙以是求之賦曰

維聖皇之御極頌正朔於八荒隴東藩之有國限衣帶以
相望羌盡忠而盡禮時來享而來王宜優異以加賚錫九
重之詔章爰命詞臣皇華遣行乃度馬嘗載經樂浪汎星

槎於蒼海駐使節於華陽謹宣昭乎帝制暫假憩於公堂
有樓巋然規度翼翼畫棟翬飛雕闌矢棘納夜月於璇題
灑春雲於赭壁透鮮飆而不礙轟層霄以獨立信黃鶴之
可招想翠微之堪挹暢浩懷以舒寫掬洪濤而澣滌時當
三春維孟六雪始晴屏翳開顏羲和耀晴於是司馬先生
拉予躡重階攀兩楹倚曲檻臨危臺覽冰壺於天地望瑤
島於蓬瀛壯三韓之偉觀豁萬古之幽情迺若近接几席
則蒼髯怒張老鱗皴剝儼玉龍之競飛訝驪珠之鬪攫遠
環戶闔則粉螿參差琪林錯落瑩萬瓦之積素皎千門之
凝雪以言乎山也則北岳後聳宮殿增輝南峰前峙城郭
四圍峻壁蜿蜒以西慕連嶂迤邐而東馳以言乎水也則
開川汨潏銀虹下垂漢江浩蕩渤澥攸歸壺長養於魚鼈
允流潤於町畦彼其六寺七監庶府諸司鼓鐘麗譙爭雄

騁奇紛雞犬之相聞驗政教之所施嘅吟賞之靡旣不知
身之居於九夷也先生顧予而笑曰子解斯景之可賞當
求斯雪之所自亶豐年之休徵由上天之明賜於惟聖皇
德合乾坤以和召和淑氣氤氲致雨暘之時若廣率育於
烝民溥靈霽於宇內溢餘波於海濱顧箕封之康阜孰匪
我皇之渥恩予聞之乃擊節而爲之歌曰

層構之崇兮結製之精褰裳往登兮極目瑤瓊餘澤漸被
兮自玉京熙熙樂土兮民物阜成稱藩東服兮荷太平千
秋萬春兮固屏翰於皇明

賜進士及第翰林侍講承直郎朝鮮正使錢唐倪

謙著

前題

新天子卽位覃恩內外於是翰林倪先生奉詔至

儂邦景泰初元後正丙午也越六日壬子登賓館
之後樓屬春雪之乍晴俯仰抒懷迺援筆賦之筆
勢縱橫氣象磅礴出入乎三閭陵轢乎兩都眞罕
世之傑作也叔舟鉛槧末技幸奉杖屨得奔走於
下風挹清論之餘緒而傳聞於未聞之口者蓋亦
多矣輒不揆孤陋敢踵二蘇和歸來之辭掇拾荒
蕪強續高韻非敢爲賦聊表景仰不能自己之意

云耳賦曰

翰林先生學究天人胸吞四荒冰霜雅操圭璋令望卻紛
華而味道斥偏霜而談王承新命於九重歷薊遼以周章
至下國而駐節兮拜後塵於趨走之行或清而或濁兮顧
將不遺於滄浪接談笑之芬芳兮蹇有腳之陽春坐深井
而觀天兮敢求門而窺堂日陪侍乎游衍兮瞻盛儀之趨

翼發言而成章兮剖美玉於垂棘登高樓以作賦兮分餘
光於東壁方騁奇而湊怪兮盲風颯而海立及隱約以鉤
微兮羌冲澹之可挹飄餘思於天外搜幽腸而蕩滌鑿混
沌之元竅兮忽雲翳之朗晴初緯繡其鬪角兮卒同歸於
玄精惟變化之叵測兮實騷家之棟楹方其嘯詠徒倚俯
臨朱臺與大化以透迤發遐想於蓬瀛值滕六之效技溘
乘興兮攄情揮瓊管以紀勝兮討玄機於落剝媚巧態之
嬋娟憑怒虬之呀攬畜氣象於沆瀣收大用於濩落心與
手其相應兮運郢斤而盡聖扈江離以紉蘭兮集芳芬以
流輝覃余懷之冥搜兮俄再撫於九圍學海汪洋而莫之
涯兮獵古今而交馳託雅意於華作名萬古兮昭垂般景
仰乎高山兮微先生吾誰與歸傾余蓋其若舊兮絕中心
之町畦飲醕醪不覺醉兮遺耳目之所司粵余慕金陵之

識難兮就子雲而問奇固陋質之難化兮效捧心於東施
顧微末之不自量兮庶榛蕪之芟夷溯餘派而上之求厥
源之奚自益見所未見兮亦夫子之所賜安得紐弄闔闢
揣摩乾坤存至道於目擊妙通契於氤氲辨魚魯而復正
開膏賸於吾民使出日之域東海之濱同文一軌而永囿
我聖天子之鴻恩也哉亂曰

文章之富博而精兮擲地金聲佩琚瓊兮維山維斗莫之
京兮駕楚驅漢而大成兮手抉天章文昇平兮燭火日出
難爲明兮

高陽申叔舟拜手

予與黃門司馬先生奉使至朝鮮之三日偕往成均
館拜謁宣聖升堂觀禮喜而有作錄似同行諸君

子

曉向成均謁廟堂杏壇弘敞碧山陽八條教典懷箕子萬
世儒宗仰素王濟濟衣冠忻在坐青青衿佩喜成行文風
豈特覃東海聖化于今徧八荒

倪謙稟

奉次高韻

謁聖還從入講堂周旋笑語似春陽風雲氣槩凌霄漢黼
黻文章佐帝王杜老詩情已得妙蘭亭筆法更分行陪游
此日眞天幸慙媿吾才拙且荒

館伴工曹判書鄭麟趾拜

適承枉和賦此奉酬希發一粲

壯年風采氣堂堂一片葵心喜向陽筆法總能師二米詩
名應許繼三王平生腹內書千卷此夕燈前字幾行海表
似君眞可羨始知文化被遐荒

後正月初三謙奉荅

冬曹鄭相公

伏奉座上走賦一篇復賡前韻以呈一哂

陪侍皇華在一堂燕山影接漢之陽清談疊疊論經史邃
學源源討霸王珠玉隨吟題滿紙龍蛇繞筆墨翻行緬懷
歸院金蓮燭得見奇才到外荒

館伴工曹判書鄭麟趾拜

重辱佳章復此爲荅殊媿辭之弗工也

鳳藻親擎出廟堂使軺遙駐漢之陽聖明相繼當臨御正
朔弘頌屢紀王方感綺筵陪盛禮累煩佳句示周行褒踰
華袞吾何敢却羨雄材接大荒

謙端覆

冬曹鄭相公

復次聊冀破寂

聖明天子坐明堂星使聯翩到華陽風裁絕倫今馬范文
章獨步卽歐王歡欣相悅酒三酌醅唱傳心字數行孤陋
願從承教誨皇華胸次已包荒

館伴工曹判書鄭麟趾拜

傑作見示愈出愈奇草率賡去達意而已

連朝陪席在華堂春暖偏忻日載陽知禮久聞吳季子能
詩今見駱賓王彩豪累牘驚鸞翥盛服彌看喜雁行天地
生材同一氣孰論畿甸與要荒

初四日謙書奉

冬曹鄭相公

再用前韻兼賦小詩一章併似冬曹鄭相公

粲粲清詞照廣堂喈喈鳴鳳在朝陽龍光射斗歸雷煥萍

實浮江詫楚王應向天人深究理肯從章句事尋行明珠
投我元非暗莫笑迂疎學圃荒
初元後正月海關停征驂喜逢冬曹彥豐豐向我談殷勤
究經史辯析將冥探媿非行祕書何以示指南胸中富珠
玉筆底生烟嵐每味雋永句齒頰回餘甘復此重追陪日
接常過三情深意逾厚千尺桃花潭人生兩儀內並立相
與參駕近在舉遠一視皇恩覃

錢唐倪謙臺

坐上口占二篇謹賡以呈伏希教誨

客館翻疑是玉堂高談不覺到斜陽新皇霈澤沾羣物外
國輸誠奉一王帷幄近臣辭鳳闕絲綸學士別鵷行東漸
聲教超前古共覩文星照僻荒

使華自天來駕鶴仍鸞馿一顧便開顏袞袞聞清談上袂

雲漠分下入驪珠探霜蹄汗血種風翮鵬圖南詎容生鄙
吝快哉披雲嵐交際淡若水肯效多言甘世閒夸毗子利
盡德二三絲竹無聒耳詠罷龍吟潭莫樂新相知自喜長
常參高明與其進樛木葛之覃

館伴工曹判書鄭麟趾拜

次韻奉呈內翰大人文几

文星降九天聳觀遮華驂空館饒燕閑有時騁雄談尙論
及千古若就囊中探贈我數篇詩高價雙金南態度靄春
雲俊逸飛輕嵐傾心慕博雅執鞭吾所甘意到瞥電掣立
就思無三筆下龍蛇走彩幅掃寒潭郢中與白雪調古誰
能參不量欲一和空費情思覃

高陽後學申叔舟拜

奉次高韻敢希一哂

夫子騁文詞輕車駕劇驂撐腸千萬卷四座應無談玄哉
天地窟何深而不探所目不負耳名固擅斗南海山千里
邦日夕多瘴嵐跋涉豈不勞靡監心所甘數日杖屨下益
者非止三政如撓不濁汪汪萬頃潭不有假星槎下風安
容參幸爾一文軌聲教漸以覃

成三問拜

荷承寶刀之惠賦得小詩奉謝均希電矚

玉匣出名刀金環繫綵條製經歐冶手澤帶鷗鷺膏礪處
臨秋壑揮時瀉雪濤文房倍增重應不數豪曹

汎翁謹甫二知院賢契

正使倪謙橐

敬賡高韻奉呈詔使內翰先生文凡

詞峻發硯刀秋鷹初解條清談霏玉屑和氣潤蘭膏落落
儒林幹汪汪學海濤管窺眞小見陪侍媿吾曹

高陽後學申叔舟頓首

鄙句敬酬雅貺不意有勞見和是以不容已於言也
韓琤兼容刀仍懸五色條多君材韞玉媿我德屯膏麗句
追高適華賤邁辟濤海邦驚見此英俊豈凡曹

汎翁知院賢契

謙奉稟

敬次高韻奉呈

有秘愧鉛刀腰閒儻繫條橫經側函丈繼晷欲焚膏筆掃
千縑雪詞懸三峽濤詩名百代上老杜與爲曹

昌寧後學成三問拜

再承清韻不勝歎賞復呈荒句伏希容拙

游刃操良刀詩成紫錦條清新饒變態富豔足殘膏汲古
看脩綆傾懷瀉駭濤高名傳海外仙籍記天曹

高陽後學申叔舟拜上

步韻奉荅汎翁謹甫二知院兼柬冬卿鄭相公同覽
器大若牛刀情舒似解條飛黃多逸步炙輠有餘膏身沐
天池雨詞翻學海濤新詩頻枉贈復感鄭冬曹

謙稟奉

再賡高韻奉呈

妬春風利刀凌雪柳黃條旅館寒將暖新詩梁與膏窺天
持小管測海怯驚濤久矣慕鄒魯莫言非我曹

三問拜上

敬次高韻聊以寄情

禮謹匪泉刀誠深寓線繚設筵無管籥調膳乏馨膏春動
妍妍色栝搖細細濤須知寸心赤異日記工曹

館伴工曹判書鄭麟趾

春風玉樹別我於江南今十霜矣茲寓朝鮮好事者

以一盆見遺傍值翠篠清興爲之灑然因成一律
錄似看花諸君子

不見老梅今十年相逢忽喜在朝鮮
魂飛月窟冰花冷根
託瑤臺綠■妍暗引寒香通鼻觀
平分春色到窗前此君
况復清如許興繞西湖雪後天

正使倪謙書奉

次詠梅詩

盆梅吐白覺新年不向羣芳妬
色鮮命相喜從殷室味靚
妝羞伴晉宮妍月來疏影分深淺
風動清香繞後前賓館
寂寥無箇事凌晨坐對日升天

鄭麟趾拜

寓宿開城府有作

憶昨乘酣來碧蹄馬頭迢迢還向西
長空陰翳晚猶合近

接萬壑蒼煙低夜投公館醉復倦國王送酒勞分攜盤殮
羅列不下嚙連嚼數顆含消梨更深宴罷始就枕銀蠟耿
耿明中閨晨興命僕戒行李路指原平諳舊蹊臨津江闊
度官艦桂檝劃碎青玻瓈春山花柳未肯放但見茸茸回
麥畦小橋悅耳急流響高樹聒人幽鳥啼開城遙望倚石
壁神居松岳連雲齊入城街巷淨如洗走集瞻視紛羣黎
郡堂何事重開席玉壺清絲仍遠提當筵曾此卻女樂新
詩尙記燈前題終朝強飲惡沈湎德將恐爲狂藥迷千山
萬津初發輒明去厯厯思攀躋心忙底用坐以待且擁重
衾聽曉雞

錢唐倪謙臺

敬次高韻奉呈

皇華四牡青玉蹄遠繫樽桑來自西數日公館接緒論不

覺罄折頭常低相逢歡樂今幾日回輟復此成睽攜供賓
下國無兼饌釘槃只有栗與梨雅情不效陶穀耳豈少歌
妓藏重閨語言雖別道則一適國幸爾同徑蹊愛我謂我
性嗜酒一勸頻連十玻瓈死且不避又安辭所喜交際無
町畦辭家千里送公歸肯顧兒子牽衣啼公是金閨第一
才四海九州名誰齊駐節閒中千萬紙少陵詩語文昌黎
顧我生平事文字至今三十從孩提陽春一曲本寡和堪
笑蕪辭強顏題恥此常常口語心覺非猶未途盡迷庶幾
努力登坦道進寸退尺何由躋先生之鳴鳳與皇嗟我舊
中眞醢雞

昌寧成三問

孝女四月詩

有叙

正閏廿有九日路出郭山州道左見鉅石卓然刻

曰孝女四月之門詢之則知爲金氏女爲母患風
氣疾截指療之而愈藩王嘉之命有司復其徭役
而樹此以表厥宅里者也夫孝者百行之首萬善
之原以一房闈少女猶能踐之矧其士大夫乎予
於是益知我朝列聖教化之漸被者遠矣昔有齋
季女嘗詠於召南茲予職當咨諏善道可無一言
以紀詠之乎凡我同行諸公倘兼和荅亦足以成
東方之美也

朝鮮郭山州有女金四月少小性純誠奉侍雙親悅一朝
母嬰患風痺氣累絕皇皇女心憂悲痛恆哽咽醫云用人
肉食之病良輟女聞親可延寗計體亏折揮刀入中閨斷
指流鮮血燒灰進湯劑一飲真消雪至孝通神明感致何
昭晰始知帝降夷不以華夷別藩王表宅里豈必施綽楔

千年永不磨刻石名高揭滄江殞曹娥生死同一轍嗟彼
梟獍徒欲熾天理滅我來觀民風過此忻駐節載采入歌
詠庶足傳貞烈

正使錢唐倪謙橐

伏次郭山孝女詩韻奉呈內翰大人文几

使節忽西回正當春孟月物華已駘蕩遇興載欣悅行經
郭山道孝女行峻絕短表豎道周有水繞鳴咽高軒爲之
駐歎賞久未輟高義動耳目行人亦磬折王祥冰躍魚壽
昌書刺血閨中豈知此天資皎冰雪吾王重孝理有善必
昭唼褒美示後人勒石以旌別垂範各適宜椶闌與居楔
所以此孝女芳名常揭揭幸是一片石乃復當還轍伯樂
偶一顧益使名不滅況爲世道計作詩樹風節三韓億萬
世清風吹凜烈

高陽申叔舟拜

賦得近體一章留別汎翁知院賢契

聚首東藩一月餘情孚道合有誰如喜諧音律吟詩句愛
問形聲校韻書季札朝周材不忝由余在穆國寧虛別來
尺素須頻寄可信人閒足鯉魚

謙稟奉

謹次留別之韻奉呈文几

相送西來千里餘江邊愁緒正紛如數句談笑渾成夢一
別情懷不盡書鵲山殘雪欺春白鶴野晴雲觸眼虛欲識
他年功業大蒼生海外亦魚魚

高陽申叔舟頓首

賦得近體一章留別謹甫知院賢契

海上相逢卽故知燕閒談笑每移時同盟擬結金蘭契共

飲偏憐玉樹姿敢謂揚雄多識字雅奇子羽善修辭不堪
判袂臨江渚勒馬東風怨別離

倪謙稟奉

敬次留別韻奉送內翰大人使還

偶然傾蓋作新知自賀吾生並一時海外幾年傳美譽眼
中今日接丰姿問奇頗免銀根誤見惠頻煩黃蠶詞聚散
人閒苦無定雲龍安得不相離

內翰才華天下知文明政值聚奎時三韓遠接絲綸詔萬
目爭瞻冰玉姿使節難留空悵望郵亭相送只蕪詞江東
日暮思無盡叵耐春風生別離

昌寧成三問拜

用韻奉荅汎翁知院賢契

春仲纔臨越閨餘江頭餞別酒漣如筵開不雜玲瓏調詩

就何須阿買書馬蹄蹠踐諳陽路雁字聯翩點太虛襟度
久知多磊落肯從爾雅注蟲魚

倪謙端覆

敬次高韻

微末叨承君子知江頭解手屬春時莫雲春樹思無盡岸
芷汀蘭暖有姿風靜扁舟應不住情深斗酒敢言辭天低
野闊蒼煙合始覺人閒苦別離

高陽申叔舟

用韻奉荅謹甫知院英契

離愁脈脈兩心知常念馳驅送我時入室芝蘭薰令德昂
霄松柏負奇姿情如馬背無窮水詩似曹娥絕妙辭別後
堪憐誰作伴山花冉冉草離離

倪謙橐

再廣高韻奉別

相知卽日喜心知別後相思問幾時
鶻嶺雲寒仍臘雪鳴江波綠已春
姿錦囊只乏奚奴拾斗酒元非樊
噲辭千里送公今日意一杯南浦
忍分離

昌寧成三問拜

奉使朝鮮倡和集

邊略序

史稱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浩星賜說曰將軍卽見上宜歸
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亦未失也充
國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
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生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
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予每讀至此輒廢卷歎息以
爲老臣爲國之心乃如此固非窳淺之夫務爲形迹者所
能識也昔予還政府僅二年餘值邊徼多故予乃竭力勸
勤爲固圉計賴天佑聖明西敵稽顙稱臣東敵投戈授首
貴彝讐服嶺寇底甯計幸屢效而予已歸且老矣竊伏自
念諸所條畫利害關國事甚大乃不以此時一明其意將
何以示後世者遂追憶略述其概嗟乎予豈伐一時事哉
亦姑存往迹儻後經略者考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爲國之

心也而何嫌自言哉書凡五卷

萬曆癸酉十月中立山人高拱自序

念始也新畫屏書關國庫其大代不以地和一則其意
貴樂醫則富家風雷信幸恩效而平以補且幸矣除外
值爲固國信總天計聖德西編蘇騰將引東瀛吳文姓自
指端也昔千數短氣對二平繪前戲贈之於千代散代
爲未亞爲國之心代破強固非靈對之夫絲道運極香和
端當對言之香卒以其意權千許端至地聯靈香爆息以
當爲對對未亞不以繪坐一爲對不則言吳之許書卒不
圖曰吾平家笑也織對一初毒棋則主對吳幾國之大車
以銀工滿春指鐘非愚亞和及破也報軍信亦未夫也衣
吳蘇此衣國其美靈和善許星跟信日報軍唱良土宜歸

防邊紀事

邊裕一

隆慶庚午二月予奉命還內閣兼理銓務時敵患孔棘邊報日至予乃悉心經畫昕夕弗遑念宣大尤緊要鎖鑰非王鑑川不可特奏調之又議處本兵添設贊佐又取督撫數人於內備用又各備兵糧之官明戰守之職事體稍定奄忽秋至敵方大舉亦旣露形予乃議分布備用諸大臣背城列陣有人隨兵督餉有人防衛山陵有人護守通糧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禦敵勦殺不得牽於內顧又傳勉諸將領作其勇敢冀共收敵愾之功薄冬敵竟弗至初不識謂何暨得趙全因問故則云敵人知是處有備匪同往昔乃弗入也當是時予經畫頗多乃弗能悉記今惟疏書數紙在焉因錄藏笥中夫強敵方稽首稱藩塞無烽火籌邊之說安所用之然姑存故事或有取於他時云爾

疏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禱安攘大計疏
臣惟兵部尚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
危所係任至重也况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
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
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
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
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旣稱邊關多
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
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
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事未免假借於他官
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
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

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
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
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
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
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
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
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
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卽以其尤
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
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
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
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
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

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
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
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
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
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
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
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
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
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
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
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
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
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

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
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
常在入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
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後尚不
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
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
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
不効者旣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
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
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
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
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
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

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旣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

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爲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
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
大延綏甯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
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
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
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
其地身家之慮旣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
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眞僞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
以是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旣有其人
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員尙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
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敕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甲
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
其於邊務所裨必多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八日題二十

邊一
日奉聖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着著爲令

敵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據薊遼總督侍郎譚綸聲稱敵情緊急聲言欲犯古北口
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竊思調度兵馬乃兵部之任其事
至大且繁今兵部止有尙書郭乾一人在任侍郎王遴提
兵列營在外翁大立谷中虛魏學會俱尙未到任恐匆劇
之際一人難以獨理臣等看得本部右侍郎靳學顏才略
恢弘可屬大計合無暫令協理兵部事務待事甯之日回
部管事其黃花鎮切近陵寢雖有發去京營并昌平總兵
人馬守禦防護尙屬單弱節報敵勢甚大臨期或不免再
行調取各枝兵馬旣不歸一各該督撫等官隨賊戰剿又
恐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看得
順天府府尹栗永祿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任合無加以

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陵寢兵馬再照大臣受命必面恩面辭方敢到任出城行事今事旣緊急恐誤時刻或遇免朝之日合無令其廷謝卽行不必面恩面辭庶不耽延誤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靳學顏著暫協理兵部事栗永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陵寢兵馬寫敕與他著上緊去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鈔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

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補之等因奉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奉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大理寺卿張翀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聖明於內簡一員陞以部銜候命下之日令其到任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遣下員缺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卽與額設者一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旣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爲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起猜嫌殊非

體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先後爲序不得仍前爭講禮儀致乖體統至於職掌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爲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准事例卽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其在部協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三員以一防護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守護通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攙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必再行題請煩瀆先事既有預備而臨事自可從容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張翀陞兵部右侍郎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

敵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尙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旣薄志意隳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旣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

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弘可當大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法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

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這所議都准行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

照得山西等處大同等府潭源州等衙門缺知州等官共一十五員俱臨邊有事地方今見秋防在邇正官難以久缺相應作速議處臣等照例推舉得山西等處遼州榆社

等縣知縣康朴等共一十五員節年考語開稱才力俱優
堪以陞調後開衙門候命下之日本部給憑嚴勒限期以
咨兵部馬上差人轉行該撫按衙門催令星夜前去新任
管事不許便道回家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違者聽各該
撫按參奏處治緣係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事理未敢
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擬陞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知州
一員康朴榆社縣知縣擬陞山西大同府應州知州一員
吳守節聊城縣知縣擬陞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知州一員
王學孟平陸縣知縣擬調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知縣一員
張思正博野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五臺縣知縣
一員王勣商丘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知
縣一員曲宦陽穀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
知縣一員任朝臣肅寧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應州山

邊一
陰縣知縣一員張宗信靈壽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朔
州馬邑縣知縣一員宗鑰甯陵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
蔚州廣靈縣知縣一員韓希龍長山縣知縣擬調山西平
遙縣知縣一員崔元吉金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膚
施縣知縣一員趙可化東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塞
縣知縣一員宿金通許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延州縣
知縣一員毛儲元石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葭州吳
堡縣知縣一員李木恩縣知縣隆慶四年七月十二日題
十四日奉聖旨是

書

與宣大王總督

今歲邊報不一東西各異惟公的有定見如燭照然且屯
兵兩界不動既免多費錢糧又得休養兵力於東於西皆

可爲重誠爲得策近稱西有動作當不出公籌略之外佗
俟長驅奏功當之也古云方叔元老克壯厥猷其在於今
非公而誰此時月已漸高東敵尙無的報又值多雨不知
究竟何如惟有嚴備不懈是則在我者耳尤劇不悉統容
別布

與薊遼譚總督

久勞保障旣著壯猷今遇盤根尤徵利器願播張皇之武
以收全勝之勳則誠萬里之長城不止北門之鎖鑰矣戮
力王室敢謂同心弘濟時艱特資殊略寸衷伫望尺素布
懷不悉

與護守通州劉總督

邊關多事正丈夫報國之秋宸命孔嚴乃臣子勤王之日
特茲勸駕願早發程仰慰九重之懷俯作三軍之氣撻彼

醜■靖我疆場英雄偉烈豈不照耀今古哉

與延綏何巡撫

昨過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爲鎖鑰非君不可
蓋爲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嚴急恐將士聞而懼懼
則和調豫附之效寡矣願君披襟度以睦將領略文法以
撫士卒得其歡心乃可致其死力特效忠告願君之垂聽
也又西石甚知君並用附白便好同心協力共成國事也
不悉

答趙總兵

時趙方懷懼故有此答

將軍久在邊境勞苦而功高僕甚知之宜安心爲國效力
聖明在上必不負於將軍人回布意不悉

又

君乃多謀敢戰之將故愚每加扶護蓋所以爲國也今邊

報孔急正君出力報國之時惟勉樹奇勳垂名青史豈不爲丈夫哉報人回草此布意不悉

示閩參將

來人稟報具悉聞君整棚人馬已備奮有鬪志甚喜敵亦人耳我若敢戰彼豈能必得志哉勉之勉之樹有奇勳國恩固非輕也

邊略卷一

一

恩固非難也

人江奔慈意雖每豈猶依將志若觀之誠之福有奇也
來人莫辨其悉出善堂與人可也當善有願也其善也
宋開參律

為夫夫為辨人固尊也市意本委

其信正處世代辨之相善也意齊懷善也

伏西紀事

邊略二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敵把漢那吉來降惟時宣大總督臣爲王鑑川大同撫臣爲方金湖胥遣官伴具揭帖飛報予曰今有西敵俺答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抱憤而逃投向中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處者且卽言易趙全事予問老答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曰俺答愛其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俺答畏其妻昨那吉之來以俺答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卽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予喜曰可得策矣乃復之書曰強敵款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桃松寨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

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何也敵
人來附吾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
叛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外國爲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
下後世故曰亦未可也愚意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
供用使過所望而歆豔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
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既能嚇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
而劫俺答之孫以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
不敢復歸之心則我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
日之計苟可以圖俺答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則便
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爲吾中國屬彝世受賞賚而
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必心悅爲吾用而
那吉之心亦安至如俺答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
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則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

那吉來降吾知爲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尙敢言歟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擁兵以來能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况黃台吉素恨俺答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俺答偏愛之無著而俺答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釁而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俺答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眾仍許以有人敢讎汝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旣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俺答

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颺言曰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諭爲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然者且無計也俺答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之言曰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以後汝是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旣是一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爲彼此也如此則是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也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攜貳當自此始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而俺答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動靜何如當再有處也是時張鳳磐爲吏部侍郎鳳磐者鑑川

甥也子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重大須處得機宜乃可不
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來人言俺答愛孫甚欲得之則吾
方可厚待寵異之持爲撓制之具儻所言未的那吉非俺
答所愛怒其逃殺之不恤也則當別作計較於是而寵異
之反爲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計果得全便可因計
散板升之衆但今卽以爲言恐事未必諧則吾先失著必
須真得敵情乃可如此爲也此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
舅氏鳳磐曰諾蓋嗣是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磐多
不能悉記云乃鑑川得敵情的遂以其事聞並陳處置之
策謂宜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繫老酋之心詔下兵部
議時衆論洶洶本兵闇懦惴慄不敢出語又有少司馬者
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迄不定子乃力主總督議
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覆得旨這虜現慕義來降宜加優

恤把漢那吉且與做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
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綏養候旨只用其制敵機
宜著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當是時俺
答聽趙全等唆誘業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伊長男黃
台吉兵至遠近惶惶訛言四起宣大按臣遂奏劾督撫總
副等官人心益懼予爲題覆曰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姚
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初一日敵乘二萬餘騎自平虜
地方入境殺掠人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敵勢逼近
鎮城乃慌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龔喜通事土忽智
直入敵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太師叫這邊差一人去城上
答話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譯
審犒賞送回又授謀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果然起營
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臨敵而僥倖苟

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通應併究乞將平敵參將劉廷玉候敵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究仍行戒諭逐敵出境以靖地方等因奉聖旨吏兵二部知道欽此欽遵除馬芳劉廷玉等該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俱無庸再議外爲照方逢時年力精強才猷敏練邊方允賴輿論共推今指其致款曲於敵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患於宣鎮亦無知見之人况敵眾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機設策之日敵情旣不可盡洩秘計亦難以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追其罪如於國有益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諧而輒易之又孰爲善其後合候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安心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萬全

固不可偏泥已見有跡未然之防亦不可惑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濟得旨方逢時著照舊供職予乃復召職方郎中語之曰西敵所爲擁眾近邊者以孫故卽據按臣言在十月朔伊孫尙未處分彼固未知也今命已下總督方在處分彼若聞之當自退且今冬寒水凍草枯安能久住得逞只行令督撫嚴加隄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間當得消息正不可輒自周章先爲撓阻致乖事機本兵如指覆行之於是督撫總副等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旣得優處那吉之旨乃卽遣通丁鮑崇德直入敵營宣諭仍書宣諭詞語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答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給賜冠服之恩而責問伊令黃台吉入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叛逆犯法構亂伊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叛納款可得

伊孫之理開示順逆曉譬禍福俺答尙疑不信崇德乃出所賚宣諭詞語示之俺答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語崇德曰我本意要進貢來都是上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廝殺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孫投順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國有道悔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執獻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邊各部長誰敢不服再與我些鍋布等物爲生我永不敢犯邊搶殺年年進貢將來我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隨遣彝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撫審覈得實乃備上其事得旨西敵旣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緞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封進貢一節著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蓋十一月十三日

也子乃語賚奏曰那吉是三品官可用緋袍金帶褐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傳語俺答道我說來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尋常著俺答好生看待不許作踐他當是時俺答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矣督撫得遣還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俺答既得孫而又見榮耀乃如此也相持感泣南嚮脫胡帽崩角稽首無已蓋虜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乃益切鑑川以書報子且議所以封貢者暨趙全等行刑所子呼其使至閣諭之曰趙全等叛逆多年勾引虜賊入犯殺掠人民攻陷城堡罪惡滔天先帝懸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獻俘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訛言更甚多若在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全明日就是假的將曰彼趙全何可得

者乃假他人作趙全欺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真趙全示人可得乎卽恐途有疏虞只防衛加嚴便了彼在敵尙可縛來乃今防其逸乎遂作書貽鑑川曰僕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西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爲光大旣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然明旨旣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不克終則明旨無著甚不可矣敵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則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上威信旣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家享無窮

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招降懸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按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候誰在矣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聞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虞也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俺答甘心此人則不惟有傷事體而歸降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俺答旣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害他庶乎其可也又况留此一人則亦可以時問敵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吾之利也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請於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

僕病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惟公裁鑒焉
於是督撫乃以趙全等并先獲張彥文九人者檻送京以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時予邀同官至射所面審
之七人者皆無言惟趙全李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
員也乃數言不能明者全一言卽明之果驍黠異常予問
全曰我要奏皇上寬汝死令汝報效能否曰能予曰汝爲
俺答腹心年久安保無他全曰小的在西用事多年也曾
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又每以衣服飲食器用珍奇
之物常常供奉我孝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爲他一箇孩子
將我等綁縛而來不如蒿草無恩至此我恨不得食其肉
尙可與見面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而不
貴多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多累贅不如用少輕健耳予曰
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予因思曰敵得吾人卽用之知吾

虛實而入犯每得利吾得敵人乃卽殺之反爲彼滅口非計今誠宜奏於上姑緩全等死豢以美食好衣而明告之曰上欲用汝報效然無便用之理必是汝等盡說敵情各獻破敵計待汝言果效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敵情卽以問之則吾可以得敵中虛實而卽以制之不有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議尙洶洶封貢事尙未行今刑章未正爲此出奇事恐又惹紛亂有防後著不如已之而活口幸在乃不得一盡敵情亦可惜也於是選伶利曉事衛經歷九人使入獄中人守一囚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爺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大罪可便用耶因問以敵之所長者何所短者何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領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

各若干某強某弱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纖息動靜皆問之曰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令行之囚甚悅各盡其說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敵情甚悉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官奏告郊廟臨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賚有差於是鑑川上疏言封貢事詔下兵部議時眾論洶洶愈甚言官各上議鑑川且被排擊人爲之危予力左右護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爲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覆令五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靡定得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曰敵人候命久不得或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中書官檢出內閣所藏成祖

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敕諭之諄詳賚錫之隆厚纖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至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知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眾議公言之曰今所爲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爲辭不知宋弱敵強宋求於敵故爲講和今敵納貢稱臣南嚮稽顙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先帝禁馬市爲辭不知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仇鸞爲奸者也然遼東不互市乎今正如遼東例與民互市耳何謂馬市之禁又動以敵必渝盟爲辭敵往累歲內犯直至近郊殘毒爲甚豈皆封貢致之哉縱使渝盟不過如往歲之入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然少亦當有三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纔如往年耳而今且得寧息乘暇修吾戰守之備備旣修則伸縮在我不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卽叛固無妨也獨奈何舍此不

計而徒爲紛紛乎敵數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竟無如之
何今稱臣納貢叩頭呼萬歲亦可以伸吾君父之威獨奈
何不敢勝消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可否參者也使
事本是而皆以爲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議事之臣紛紛
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爲國謀哉徒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
左恐後有不諧者則以爲莫道不曾說來以是推諉而已
而豈其本心然乎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國事何蓋反
覆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事不容已乃如總督議
覆上得旨這事情你每旣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部
以封爵請得旨俺答封順義王寫敕與他還賞大紅五綵
紵絲蟒袍衣一襲綵緞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而旋
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賞大紅紵絲獅
子服一襲綵緞四表裏與之敕餘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

時貢市議尙紛紛而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鑑川書來計事予答之曰來諭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可從有議者二雖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廣鍋不用潞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以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而有議者也至於敵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俺答之心奚不可者但敵無終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迹卽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渝盟之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究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豫爲之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豔利之心而不必令入乃爲穩妥此非以處敵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

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歹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已則重已有求於人則輕爲一敵所輕則諸敵皆輕之而攜持要索之事起款順反不得永矣況諸部皆正伏順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部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部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失榮利之

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奸人之話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略陳其概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見大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惟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老婦後亦馴伏又俺答乞番經并討番僧講說鑑川書來計事予答之曰前教三事有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卽如鐵鍋往歲入犯搶去者何限願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搶去而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尙不見處分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

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卽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
順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
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開市一節聞
前此吾民欺哄敵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
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爲
如此卽順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時撫賞
議未定黃台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彝處鑑川
書來計事予答之曰敵人性本貪婪惟利是視誘之以利
卽死命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惜此小費已每
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旣明當無苛責者也各院出
納之吝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浪費然當濟事處却從
固嗇則留之又何所用况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
利太多前已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則當則敵可羈而參矣

至於黃台以二婦帶眾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畢竟難作一家人况逼近山陵事亦當慮若止顧目前之款順而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釁隙願公之深思之也大抵各部既順則黃台乃孤雛耳卽有跳梁亦何能爲不趁此時且從且違且恩且威以悞疊其心而定下規模乃惟其言是從則他日事體已定處之豈不難哉故愚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徇之可也惟公裁之時宜鎮撫臣吳環洲新開府來議邊事予答之曰處敵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庭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己其機在己宋人不得已而求和於敵其機在敵

故日講和今敵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豢之而已何以謂和哉又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國之忠謀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又書來計事予答之日承示防敵事宜委曲詳悉具見留心之密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鍋旣利其用而不可以爲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彝且有定數以後不得加損爲當印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是敵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該部卽覆本矣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任其颺去彼如不貢吾亦不市以示絕之之意却只加厚諸部而於吉能之喪恩禮周備直待彼自求我乃始容之斯爲得策若恐其

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老婦所輕而諸部皆輕我矣况諸部皆順而此婦獨何能爲僕已將此意告知鑑川不知近日事體果何如也又車彝有逋去者按臣以爲言環洲書來計事予答之曰車彝原不甚係輕重去者亦不多人而輒爲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妄報而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言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何由濟也僕已與本兵言只著督撫議處既覆得旨矣敵之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可餌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意亦每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亦不爲若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開市時須禁吾軍民不得欺彼而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彼獲利多而又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照公意爲之僕當力主於內必不至

爲人所撓也又以十二事來計予答之曰來諭敵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六不可從者六以愚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彝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尙知恩以後遂爲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視爲故事誠不如且爲活法有無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伸或縮機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我鼓舞之權似爲得也然惟在公則可若他日無善處之人不能斟酌非褻吾惠必失敵心事有乖張弊且百出則又不如議爲賞格之可常此當審處者也其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通得蓋鍋釜彼所必用嚴禁爲難若如前議量與廣鍋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敵人之望而亦以止中朝之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

邊二
行也時套人吉能亦款塞乞封貢三邊總督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旨某受三邊重任套人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却乃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且不究還作速從實議來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貽總督者書曰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旨這各彝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綵緞四表裏寫敕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三百戶者六繼

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宣大例上乃允之而邊事協一矣於是俺答率諸部長上表謝恩貢上馬三十銀鞍一上嘉納祭告郊廟而賞俺答大紅白獐絁絲衣一襲綵緞八表裏吉能等賞如宣大例於是俺答又擒叛逆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人來獻得旨俺答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兩綵緞四表裏至是三鎮市竣鑑川乃上疏敘內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某竭忠體國用夏變彝功當首敘宜厚加陞賞世廕上發閣擬票予乃具揭辭免上不從下御札必欲加恩予乃具疏辭曰該兵部題稱三鎮貢市完擬加恩有功人員首敘臣等贊襄微勞擬厚加陞賞世廕伏蒙發下擬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御札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聞命不勝感戴不勝惶懼夫彝

部奉貢稱藩誠古今希曠之事然乃皇上盛德孚格神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其意方茲事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同幾方合而忽奪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却那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笑於四方欲擬拒俺答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患可徵也而恐又結禍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悉慮仰贊宸謀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國之心卽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皇天鑒臨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卽今封貢互市皆已竣事三陟晏然曾無一矢之警境土免於蹂踐生民免於虔劉客兵不調帑藏不發卽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卽胡利之入不下數十萬縱使彝部明歲輒渝盟而我中國今歲之利亦已多矣有尊而無辱有益而無損

既昭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爲國之心始得少償
吳既得償爲國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不啻萬萬足矣而
又何望乎卽臣等夙夜圖畫不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
乃職分當然所以仰報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
遂因以冒叨陞廕實所未敢此臣等懇悃血誠鬼神照察
非敢有矯飾也伏望皇上俯垂昭鑒特允辭免則不惟愚
分獲安而臣等初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爲也疏奏上見
予意懇有旨卿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斗牛衣一
襲於是予伏自念曰吾所爲力贊成封貢者意固有在也
今封貢已成乃不一明吾意則封貢其謂何遂上疏曰具
官某等謹奏爲敵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
永圖治安事臣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馭彝之方忘戰則
危聖人保邦之訓頃者北敵俺答率眾款塞稽顙稱臣奉

貢闕下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闕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覲之事而今有之實我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歡欣抃舞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敵人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敵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利耳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廟堂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敵怨憤自此擁眾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臣重苦莫支而

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戴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焉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鎮馭四夷况復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威德於四海也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彝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

也夫敵自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詔諭
修舉邊務然勞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
支吾而然也敵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殘擾方
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
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敵旣效順受吾封爵則邊境必且
無事正欲趁此閑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
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
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沈幾密畫
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黠敵叛服無常必無終不
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
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
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若尋
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

返自有餘地敵狂故態必難再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旣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制馭之微權苟見一時盜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慮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窳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未得而已博其害敵未制而反制於敵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他日翻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伏望敕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趁此閑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著實整頓有

邊二
當改絃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仍乞敕下
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
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
若干險隘比上年修增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
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
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
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多壘
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旣無事可以爲矣而
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君僨事之罪又何可以恕
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廟堂得坐
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庥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
有終矣邊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上嘉納得旨邊境旣寧
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等奏具見爲國深遠忠猷著兵

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覆皆如議時又有黃台吉索史大
官事督撫以報予各答之書曰黃敵索史大官來見一節
僕反覆思之必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敵
初遲遲不受封賞恟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
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吾屬彝久
爲吾用而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
之封市不足爲罕示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
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
况俺答旣已心服昆都吉能旣已帖伏黃敵一枝其勢已
孤安能獨逞卽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所畏不趁此時
處箇定帖將來日久諸部或有起他心者而此部乘之則
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諭之陰折其驕
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無狀吾卽明言與絕彼

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衆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部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歡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抵欲堅敵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褻况眾既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之日也願公之熟計之也督撫如計行之黃敵亦遂馴伏時吉能欲搶西番甘肅撫臣奏恐道出本境邊外爲患欲令宣大總督禁束鑑川以爲言予乃語本兵曰禁敵搶西番理旣難通而套人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通令寢勿覆而乃以書答鑑川曰黃敵頗驕悍且孤枝難叛似宜借史大官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部之款順可要諸久試更思其如何吉能

搶西番事已令本兵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豈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其搶番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矣又寧夏撫臣奏欲給敵官俸鑑川爲言子答之書曰承示敵情詳悉爲感爲慰趁此閑暇亟修內備待內備旣充則伸縮在我敵不足計矣惟公之留神也敵本非吾族類封貢通市乃是羈縻之計而初則人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令支俸豈不畫蛇添足可笑也已令寢不復矣蓋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底寧貢市以時中外靖謐人情忻忻無復他說矣是舉也非鑑川弘才赤膽孰能爲非子愚直朴忠孰肯主追憶始事時舉朝爲敵議論百出震撼擊撞旁觀者危之而予也止知有國不知有身止知事機可惜不知利害可慮徒以子然之軀獨立危言力排眾議成敗禍福誠莫

邊略卷二
觀其所歸也賴先皇明聖垂鑒不疑斷出宸衷迄遂成事
國勢尊安邊鄙不聳歲可省內帑百萬之金邊民百萬之
命財貨無算之搶掠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已三年矣卽未
知他日何如然亦旣得策庶哉可少盡臣子報主之心而
予又得保首領返巨壑讀書談道以畢餘年豈非幸哉噫
豈非幸哉

邊略卷二

安邊紀事

邊略三

國家九邊皆鄰敵在宣大山西則有俺答諸部在陝西三邊則有吉能諸部在薊遼則有土蠻諸部東馳西鶩擾我疆場迄無寧歲辛未俺答率老把都兒黃台吉暨吉能等稽顙稱臣納貢於是七鎮咸寧獨土蠻獫狁猶昔建州諸彝與之聲勢相倚時爲邊患惟遼東畿輔左臂巡撫之任實兼軍務尤在得人會撫臣者去予思代者議欲用副使張學顏或曰未聞時譽予曰此人卓犖倜儻時眼不能識置諸盤錯利器當見會侍郎魏確菴至予因問曰遼東撫臣去誰可代者確菴思良久曰有張學顏者可予曰得之矣公知人哉遂擬上詔允之於是張乃履任才旣不羣擢又不次遂慨然有吞敵之志先是予因西敵臣伏題請整飭邊備下敕各邊督撫諸臣乘時修戰守之具訓練兵馬

務精壯哨探敵情務得的確調遣應援務中機宜俾禦敵之策萬全無遺云云張遵行惟謹經畫周詳號令明肅而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輸忠爲國者張乃與同心協力日爲計至冬十一月建彝汪住等聚精兵六千餘將入犯偵至成梁卽整兵馬設方略列陣以待次日敵入勢甚盛成梁迎敵身先士卒力戰敵見我兵多又精銳非常時比也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彼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多殘傷餘敵棄馬騰山穿林奔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抵其巢穴各寨復齊力拒戰我軍各用銃礮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敵五百八十有八斬渠首把兒太甯公提二人獲達馬六百餘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兵器無算陣亡軍士八名射死官馬二十二匹國制斬敵首至百一十者

爲大功宣捷稱賀茲當五倍而餘於是總督臣劉應節撫
臣張學顏以捷聞並敘各有功官役詔下兵部議兵部奏
曰北敵汪住等敢於深冬冰凍之時糾眾入犯勢甚猖獗
總兵官李成梁督率官兵效死血戰始而夾勦前鋒終而
直搗巢穴斬首近六百之多計功踰五捷之外且斬有渠
首二人奪有明甲二百餘副彝馬六百餘匹其餘彝器甚
多官軍損傷甚少不惟近而土蠻見之寒心亦且遠而俺
答聞之喪膽茲惟大捷允謂無前皆賴我皇上天威震疊
神武布昭嘉納輔臣之議特頒敕諭督責邊臣盡心防禦
以故一時文武諸臣仰承廟算委身奮志立有奇功誠宜
行令禮部並行欽天監擇日鴻臚寺具儀於早朝時將差
來人員引至御前宣捷稱賀以揚我皇上中興之大烈詔
允行之兵部乃又奏曰據總兵官李成梁稱總督侍郎劉

應節履行戒嚴之令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大申薄伐之威
又該總督撫鎮官俱稱大學士高某某具題練兵馬整器
械等諸事又請頒敕諭責令臣等將一應戰守事宜著實
整理定廟謨於密勿之中收膚功於邊陲之上各一節爲
照自遼東以至甘肅九邊皆與敵鄰我太祖驅逐於前我
成祖犁庭於後雖天威震疊如霆如雷然二百年閒不免
侵軼之擾甚至攻陷邊城踐踏畿甸樞管之司時無停牘
封疆之吏日事奔馳固未有若今隆慶五年之全盛者在
西敵則納款稱臣絕無煙塵之警錢糧節省者不訾生靈
保全者無算干羽之舞眞再見於虞廷在東敵則斬首六
百幾於巢穴之空馘其名王二人奪其甲馬千數撻伐之
威殊有光於周雅仰惟皇上聖德神功出自天授上增三
祖之光下垂萬世之憲臣等淺昧何所掄揚但一時諸臣

效有助勞理當甄錄在內則如大學士高某某池上夔龍
機務運諸掌事禁中頗牧敵情如在目中定貢市於西陲
善謀善斷授方略於東服至再至三竟成偃武之休茂著
平戡之績向雖連章辭免出自中誠今當懋賞式頒實關
彝典軍功難掩公論久虛仍當併論以示渥恩在外則如
總督侍郎劉應節威揚闔外猷壯師中著豐功於三韓決
勝算於千里法當首論巡撫都御史張學顏銳志籌邊實
心任事功收三捷雖總兵效命之忠謀出萬全咸巡撫發
縱之力法當同論至於總兵官李成梁名騰九寨勇冠三
軍血戰全勝之略數十年來罕有其儔功本殊常恩當破
格其餘文武各官既該督撫官敘論前來臣等逐一參詳
俱屬允當合候命下將高某某特加陞賞仍與世廕劉應
節張學顏同加陞賞李成梁厚加陞賞仍超廕其子以示

優異其餘各官均宜加恩以旌有功奏上發閣擬票子乃分別功次擬劉應節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李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張學顏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還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各加恩有差而閣臣恩獨不擬票具揭辭免上既允諸所擬而手札諭令擬敕加內閣恩子乃具疏辭曰先因西敵貢市事完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未敢擬票具揭辭免伏奉御批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宜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復具疏辭免乃蒙俞允茲因遼左大捷又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又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又未敢擬票具揭辭免復奉御批卿等運籌制敵功當首論宜加陞廕擬敕來行欽此疊荷溫綸恩眷隆厚臣等不勝感戴但臣備位台司謬蒙皇上心膂之託竭忠

效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伏望皇上特賜停寢容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分獲安所有敕旨仍未敢擬臣等無任戰慄之至得旨卿等宜承朕眷還擬敕來欽此予又具疏辭免上又不允而下手敕吏兵部竟加恩焉予又具疏曰先因遼左大捷該兵部題敘有功官員首及臣等謂西敵率眾歸降東敵大加挫衄咸出臣等籌畫宜厚加陞賞世廕等因伏蒙發下擬票臣等卽具揭辭免未蒙俞允卽又具揭辭免又未蒙俞允茲於正月初四日准吏兵部咨欽奉敕諭輔臣高拱張居正運籌制敵茂著忠勳茲特加恩拱加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給與應得誥命居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餘官俱如舊還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如敕奉行欽此臣等聞命震惶罔知攸措謹據衷懷僭瀆宸嚴竊惟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

所建立則爲功如調度兵糧發縱指示以保固邊疆督撫之職也躬環甲冑率士卒戰則爲戰守則爲守將帥之職也若乃經略得宜強敵款順戰陣克捷邊境肅寧則其功焉何者其所職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職果安在哉國朝設置閣臣初止備問代言而已後乃隆以穹階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臣上佐萬幾無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和紀綱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強財足四彝咸賓然後其職乃盡盡其職乃可言功今水旱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復官寮之縱肆者未盡汰清黎庶尙爾流離風俗尙爾薄惡帑藏告匱行伍不充諸如此者皆是臣等贊襄罔效廢曠之罪實多卽西敵歸降東敵挫衄不無籌畫微勞然揆之職分纔萬分之一曾不足以補罪而敢言功乎臣

等受皇上心膂之寄且屢荷溫綸迄加恩渥實感徹心骨
安敢矯激沽名有孤聖眷顧其理本如此而臣等表率百
寮其自處之理本當如此故敢不避煩瀆懇切陳情伏望
聖慈俯鑒愚悃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報
稱則不惟事理得當而冒叨之咎臣等亦可以免斯爲幸
大矣冒干天威不勝戰慄祈請之至得旨卿等功在社稷
宜承恩眷勿再固辭子乃始拜命先是張書來報捷且稱
任尙淺辭免加恩甚力子答之曰出塞大捷數十年所未
有者非公壯猷何以致此上覽奏喜動天顏且示恩於西
而又立威於東國勢乃益強矣便當奏請宣捷策勳昭示
中外公安得辭也時成梁屢有勦殺子見其忠勇奮勵恐
恃強輕敵乃貽張書曰李帥威聲大著誠爲可喜然從此
須當自慎儻恃勝輕事則有不宜公幸代僕一告之亦愛

助之意也時土蠻乘我用兵後謀入犯亦既露形張書來計事予答之曰大捷策勳已有成命今土蠻謀犯既云露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斯國威益振蓋土蠻自謂強於東敵故敢乘吾戰勝解嚴而窺伺之以爲吾氣且驕吾力且疲而因遂可以得志也今須整櫛人馬愈加奮勵彼出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衄則西北諸部皆落膽矣李亦有揭至予答之曰將軍逐敵長驅有此大捷可謂奇偉丈夫聖主褒功恩禮隆厚豈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蠻謀犯亦既露形須再得一大挫則國威益振是在將軍奮力耳然須慎重計出萬全乃可會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亦有揭至予答之曰今歲薊鎮事體較之往時關係尤爲重大何也西敵新附而東敵尙然內窺若遂得志則有以陰啟西敵驕心雖得貢市不足爲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不

惟北敵寒心而西敵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焉況西敵不
動則東敵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於東以防秋之全
力專用於失援於敵若在不得一勝則天下之事更無可
爲豈惟將軍之辱而愚亦無面目立於廟堂矣乃土蠻竟
不入

邊略卷三

數律卷三

本人

為豈於取軍之尋而豈亦辨而自豈外顯堂矣既土體有
或專阻外夫數律端皆并下格一難阻天香之章更其
便順東端流與管燕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計地端與亦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靖南紀事

邊略四

隆慶庚午予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勦弗獲且將成亂予深念之時撫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中者沈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予語之曰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何予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姦撥置宣淫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固善然却爲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爲智所給而謀動干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乃見撫臺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去而爲亂者也

今彝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朝廷背去爲亂乎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拗而已而違拗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彝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子言乃書報子並

陳處置之略然狃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略今來論云云似尙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彝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彝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旣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

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若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况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人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

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噫阮子誤矣安國亨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旨旣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卽真乎且彼彝人耳而勞師費財卽族滅之何爲况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真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予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如何予曰今撫兵疏請兵糧征勦而安國亨亦有奏辭辯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爲吾身在勘軍門當不敢殺我我不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

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予召
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
近往勘予復面授方略而又作書貽阮曰安氏之亂前已
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頗不敢
以爲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
以聞於上欲從之則黷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
損威於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
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固則聞科官至必幸
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
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卽發兵發糧屠
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
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
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

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勦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士彝誠不敢以爲然也科臣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略其聽勘僉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爲題請惟公驅策之也乃安國亨聞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旨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彝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彝犯人王寶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

有占愴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在蘭州與奢效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彝目以朶楊生阿烏等皆伊父兄弟男子姪率眾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渰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傀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卧這內列省令退閑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構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卽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窮安智猶堅執聲言必欲殺安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人智始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彝目漢聰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卧這織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介小醜叨承世官姦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

橫行暴虐不守王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
不結之辜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倖而私通婦女
信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追之慘官兵
迫巢討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於法紀難貸
該臣欽承明旨參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輿論反覆兩人
顛末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諸曖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
封官旣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
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彝俗價贖而
羣犯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疏
窮挿之原國而有歸可因解忿卽今遵此五章尙可寬其
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冤而播
弄官兵繼奉安挿之後而屠掠彝目跡亦彰於肆惡罪不
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爲骨肉報憤之志

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忿回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
喬吳瓊阿弟王實吳彩吳鶴駕劉禮等或投彝扇亂或拒
敵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事揆其情犯之殊
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
彝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遣要皆反覆憲章推原情理於刑
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聖世不怒不殺之
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而可以
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宥一人之死而因以免眾姓玉石
俱焚之烈不惟桀驚怙勢者爲之逡巡而旁觀倖利者悉
以斂戢生靈寧謐邊圉奠安是皆仰仗皇上帝德誕敷天
威遠播執政面授方略本兵區畫機宜邇者復荷聖明俯
從部議時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銜命會勘先聲所至逆
黨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

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
決梟示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請決王世臣等編發煙瘴地
面充軍安國亨祿氏惡卒務卒白孺等姑置不死省令國
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
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住大方一住卧這以遏二家隙
端事盜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或國亨敢再懷
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讐稱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明
旨行會總兵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剿改士設流以爲桀驁
部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忤
難以屬管准與母疏窮回原管地方安插令伊子安國貞
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議議上得旨安國亨
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剿戮既投見伏罪遵奉約束并祿氏
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亨著革了任閑住令伊子安民代

管宣慰事安智也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搆亂定行勦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敘功曰巡撫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兄之讐服多言指授雖出諸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實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至復辯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閑官丞有罪亡命投智者持金久住京師謀事今本實代爲者智尙未知也乃問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眾萬餘人潛號稱王設官拜將宮室服用擬諸乘輿時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彝患苦

垂三十餘年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勦除之書來計
事子復之曰此稱亂既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
勦除之可謂忠矣調度既周方略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
君成之既遂發兵征勦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餘黨埽其
巢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逋逃淵藪而彝
酋旁觀亦皆震懼阮奏上其事以爲聖武布昭天威遠震
密勿樞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詔陞資阮及各有功官有
差而阮則啟敘先後事歸功於子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
旣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勳勦除數十
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王化宣流萬里之
外罔弗鬯洽實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蹤伏波以
示後世顧不偉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
遠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戍

綏廣紀事

邊略五

廣東久遭寇亂敝甚予爲計處吏治頗殫心力又推殷石汀爲總督經略其地遂以底寧凡予所籌畫不能悉記予疏書一二尙存特錄藏之備故實云

疏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疏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有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旣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

一隅聲聞旣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卽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眾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人此其一也貪風旣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旣薦之矣而所效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固不可以勝劾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旣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其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可漁之利而共圍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弊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爲當於此等去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

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參來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尙苟且塞責容臣等參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罰固可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况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尙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續行題請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南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一人一身必是血脈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

罪之實爲在上者所明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爲在遠者所
周知則誰敢不畏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
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望
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十日題
十二日奉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
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之通弊
也本部題奉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
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
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
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
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旣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

民皆化爲盜譬之病痞者然始緣客火爲逼血脈聚而爲痞其路旣不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脈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臣誠爲國憂先曾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與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階諳切戒勉論以擇選任使之意教以弭盜安民之理而散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爲皇上奠此一方易亂以爲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旣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心效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於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隳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

可以無處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拿問者卽便拿問應參奏者卽便參奏不必待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然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而體悉旣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隳庶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議革廣東巡撫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蘇士潤各題稱要將近設廣東巡撫裁革廣西巡撫暫令調度仍將總督閩廣巡撫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廣東巡撫事惠潮兩府仍宜復屬南贛兼管各一節除新設廣西巡撫待後事窳另行議擬其廣東巡撫既經科道條議前來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廣東巡撫裁革原任巡撫熊汝達行令速赴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巡撫谷中虛不必候代其見任總督兩廣軍務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遷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宜勦滅候事窳之日仍駐梧州移咨該部換給敕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奏繳其惠潮二府軍務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屬廣東以便責成已奉欽依訖今未經彼中詳議難以懸斷姑仍

照舊管轄以免前弊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
地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
廣東巡撫依擬裁革著李遷兼管換敕與他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議立賞格知
府功罪宜同兵備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
近來推用邊海各兵備官本部不拘見任起廢京職外官
俱皆遴選務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歷俸一考撫
按薦其賢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撫按劾其否者
卽行罷斥如僉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者本部止循資敘
用一向遵行無容再議是則處兵備者然耳至若知府與
兵備職任雖殊均有地方之責實則同功一體者也如功
罪賞罰漠不相關則上下之間視如秦越何以弭盜安民

共成化理哉今據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
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各地方兵
備官員歷俸年深賢能稱職者卽奏薦到部以憑查例超
陞如歷俸僅一二年者仍不得一概奏薦以市私恩否者
卽行參論以憑罷斥使人咸知賞不倖徼罰不倖免自當
知所勸懲盡心職務其知府有功得與兵備併薦失事亦
與併參庶避事者絕巧免之私而戮力者獲同賞之勸等
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聖旨是

平果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東監
察御史趙焯題稱勘得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化先年
督勦和平龍川地方行委千戶等官朱如奉等把截要路
乘機索受銀兩事有指實已玷官箴擬以贓罪情法俱當

但王化屢立戰功斬獲數多况今賊復猖獗苦無將才累據長樂平遠人民告稱得化復任當能滅賊則化之勇敢當先臨機應變委尙優於諸將合無將王化權復一府佐職銜或充爲事官令其領兵前去惠潮地方殺賊限以二年果立有奇功准與贖罪一體敘用若或不效仍坐罪革職等因奉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院看得本官所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留迺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雖蒙萋菲禁繫多年未與歸結今該巡按御史查其奏懇情詞及地方人情具奏前來又經都察院議欲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多事地方需才爲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旣多可紀近日職

私又屬可疑況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請之章相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鎮壓一方及查惠潮見缺兵備一員似宜仍用於此合候命下將王化量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方管理兵備事務令其仰體朝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瘁之義益堅初志勉贖舊愆限三年內果能勦賊安民立有奇功另行敘用如或因循塞責罔所報效撫按從重參究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臣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於隆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呈稱願告致仕除具本恭奏及將印信關本府同知楊汝聰收掌仍截日住俸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

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本府推官來經濟相許者度之
不過以乞休爲名暗引黨以爲援不附已者一概波及之
以售其必報之恨耳臣謹述其事之始末爲我皇上陳之
則其險詐欺罔之情自可見矣訪得先任已故熊巡撫大
征曾一本駐劄潮州因府皂毆打標兵幾死批行來推官
究問將府皂責治訖侯必登遂以此怪恨來經濟後熊巡
撫擒獲曾一本會官審驗必登當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
人承望風旨次日之飛帖遂徧城市熊巡撫以此抱忿成
疾欲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勸迺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任
監軍道副使江一麟之所親見者也臣又訪聞侯必登私
議來經濟收匿橋稅隨密行該道陞任僉事楊芷查訪提
稱查得該府原解底簿係無印草本似難憑信及面加色
審各犯所供情節似有威制主使之情且思來推官以甲

科筮仕未必不自愛以至於此已經駁回再問來報本道待辜一方固不敢姑息以廢法亦焉敢媚人以殺人等因臣見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參議許天琦查議橋稅蓋因以覈來經濟之事也卽據回稱查該府填報循環考之隆慶二年分白同知抽銀四千八百餘兩三年分來推官抽銀八千五百餘兩四年分春夏二季陳同知抽銀四千三百餘兩備呈到臣隨批稅以來推官抽數爲額臣以爲此事明矣至七月內來經濟得報行取就據該府揭稱匿稅一事係隆慶三年內告發彼因有礙未敢成招至四年內赴省聞來推官反誣職徇大使潘銓之私情不結前事所以蒙熊巡撫獎語並無一操守字樣等因十一月內又揭稱蒙分巡兵備道牌奉本院牌提潘銓一千人卷遵將犯人李班等解赴本道審究外向因來推官在外未經彼此

開釋昨回一應禮節並無敢少緣未道及前事乃於結內
略言其端意其悟而他處本官不就近辯明致煩提問等
因又據來經濟揭稱隆慶三年內蒙委管廣濟橋務因本
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官親筆批揭取鹽稅銀助喪不報
循環濟亦將陳和商稅銀八兩助訖親筆批單付稅課司
存案委亦不報循環見今一單係濟親筆輒生情團陷詭
寫私簿侵銀二百兩以上切思查摘姦弊必弔印記日收
底簿查對其中有報有不報則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獨
寫一匿私稅簿豈非有意爲之哉且以太守之尊挾虎狼
之威拘商照簿認稅孰敢有不認者乎顯係挾警團陷措
阻行取等因并將侯必登親筆批收鹽餉不報循環二揭
到臣又據分巡潮州道僉事金柱揭稱准布政司照會查
知府侯必登是否患病應否准放休致任內經手錢糧有

無明白見報不勝驚異本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侯知府習儀二十六日拜賀長至令節午時相別出巡步履俱爲無恙何忽以病告而呈文又在本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一不聞知耶至本日未時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內稱患病乞休又書十一月十三日呈詳字樣本道與該府共住一城至於告休交代本道略不與聞及行查後始知該府呈詳本道又逆書月日何本官之不誠心直道詭譎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與來推官互相構隙其始也惟欲誤來推官之行取使不得與選不意來推官盡發其平日奸險貪污之迹於人自以爲眾論所不容迺捏病告歸然其傾陷之術不但行於僚友卽八月內該府呈詳通判華涇患病告休本道批候兩院詳行該府不知何故聽其徑歸今乃申曰金僉事批允回籍本道經歷二十餘年甯

獨於此尚有所昧耶本道駐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幾十百行並無一起回報屢提吏比一吏不解罪徒則彌滿囹圄而怨聲徹於道路本道每一放告在監家屬抱訴者輒百十餘起不得已行楊同知清查本官又持之不發至今並無一字回報朝廷設官分職以爲民本官僻徼成性陰險成謀終日之所營營者非揭帖則私書而無干之訐日擾於庭使能用此以及民事何至於積案盈庭罪徒滿獄哉苟如是亦何以稱朝廷之恩激天下之良二千石哉當本道初到任之時有識者人人爲危之蓋以本道之褊心直躬不能御狙詐陰譎之秘必有以中之者今數月之間盡見其爲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參詳前後情節密訪之輿論之公面稽之當時親見之臣在侯必登則爲先任熊巡撫之提問皂隸而移恨於

同僚在來經濟則自以持法不阿竟不受屈於堂官此二
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見共聞者也其後任熊巡撫獎勵
侯必登不及操守二字蓋因伊差人餽送長夫銀五十兩
心甚鄙之彼時曾對司道明言其過見任副使李渭所耳
聞目見者也今乃誘罪於來經濟則侯必登之誣也若橋
稅一節侯必登私餽人六十七兩零來經濟私餽人八兩
零皆有親筆填日無可說矣其私簿稅銀二百餘兩若係
經濟入己之贓卽罪當罷斥抑或有團陷之情亦當與之
辯洗侯必登因見提弔人卷不遽如其願遂詐病奏擾則
險詐乖方之極大傷於國體者也除來經濟聽布按二司
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外爲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負小有
之才悻悻自好憑斗筭之量事事乖張初至擒白哨之賊
功可嘉矣而熊巡撫之擒獲會一本則倡游言以亂真心

何險也杜屬官之餽守似潔矣而於熊巡撫之陞任則送長夫以求榮行何汙也時可獵名則百方求刺李軍門之收遞私書與臣之收貯匿名揭帖可查也計在箝口卽峻刑繩人大使潘銓之濫罰百金與指揮劉興倫之死於杖下者可據也錢糧應徵不徵惟事違道干譽詞訟應問不問豈憐環隅冤收吏役公堂以濫充私費狷者不爲縱伊父賀壽與部民宴酬官閑盡埽數月前金箱瑪瑙帶數十餘條揚言餽人將焉用之十月內夜出私簣藏四十餘扛令弟回家伊誰欺也徐紹祖十歲之幼兒恨其父而拶折手指殘忍殊甚來經濟役使之門皂爲索垢而盡刑繫監狂惑異常過蒙皇上使過之仁不思感恩圖報迺逞一己好剛之氣輒欲睚眦害人無故稱病敢於欺誑朝廷擅自奏瀆明係紊亂法紀似此不忠之臣應在不謹之例所

當亟行罷斥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行查議如果臣言不
謬將俟必登速賜罷黜庶朝綱振肅而改節之臣無所容
其姦矣惟復別奉聖裁等因題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
遵鈔出送司案查本官於隆慶六年二月內奏爲患病不
能供職仰負天恩乞賜罷斥以免貽累地方事奏臣原籍
雲南廣南衛貫應天府上元縣人由進士除授江西南昌
府推官陞授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武庫
司署郎中隆慶二年內陞任前職隆慶四年六月內伏蒙
聖恩特允吏部題請加陞從三品服色俸級仍舊管事隆
慶五年正月內又蒙欽賜宴賞竊念臣以一介孤寒冒領
鉅郡方憂莫遑尸素之罪詎意濫叨希曠之恩此微陋之
極榮古今之難遇者也臣懼孤高厚夙夜恐惶誓在捐糜
少圖報稱凡可弭盜懲貪以安瘡痍殘喘之民者罔敢不

遵承吏部所條悉弊源勉思滌洗一二以奉揚德意雖斂
怨招毀亦不敢辭豈知福踰涯分病遂侵尋本年八月以
來感患瘴癘繼生瘡瘍醫治失方毒流左足動履艱難目
今巨寇反側之時而臣卧病在床瘵官廢事上負聖明之
特恩下失黎庶之過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卧不甯席
者也若不昧死陳乞則誤地方之事必多而臣之罪愈重
臣之憂愈甚而病愈深僅存瘦骨不待積毀而銷卽欲塗
肝腦以仰報亦將無所從矣懇乞聖慈軫念艱危之地難
容羸病之夫敕下吏部速將臣罷斥回籍別選賢能來守
茲土則一方生命仰再造於堯天而萬里微軀獲免填於
瘴海矣臣無任激切祈懇隕越俟命之至等因奏奉聖旨
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隆慶四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爲議
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事

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
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議將本官先加從三品服色俸
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等因題奉聖旨
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
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欽此又查得隆慶五年正
月內本部議覆南京科道官王禎王嘉賓等題爲申飭朝
覲考察重典以勵庶官以隆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
詳議得知府侯必登等賢能卓異已經題奉欽依照例獎
賞外隆慶六年二月內本部題爲缺官事照得廣東按察
司缺僉事一員合當推補查有原奉欽依加從三品服色
俸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年資頗深例應陞任但地
方多事正賴本官幹理若遷之他處委屬不便相應就近
陞補議將本官陞補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仍兼僉事職

銜管理地方前項事務等因奉聖旨是欽此已經給憑移
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
察御史趙焯題參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挾嫌相搆妄行奏
擾乞要罷斥一節爲照得廣東地方徧地皆盜民不聊生
實起於有司之貪殘而成於蒙蔽因循之日久本部於先
年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撫綏窮困制伏豪強弭盜
安民地方利賴特爲奏請加三品服俸以示激勸後巡按
廣東御史楊標至京臣卽問彼處有司賢否標曰知府侯
必登有守有爲任勞任怨民賴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
以問之百姓人人愛戴問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覲時又
加查訪僉同本部遂有卓異之薦然侯必登資俸已深潮
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保留曰潮州不可一
日無侯必登也又有潮州舉人監生及在官納解人等數

十人遮道告曰侯知府年久該陞若遂陞去百姓無主必皆隨之而去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示勸會潮州兵備員缺遂將侯必登擬陞參政帶憲職管潮州兵備事蓋所以慰士民之心爲地方計也今該巡按御史趙焯論劾前來其中論詞多出守巡等官揭帖夫言旣盈耳監察之官固不容默然詳其論詞並其中揭帖語意乃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順上司巡按及守巡等官旣皆銜之會又與行取推官來經濟相訐而推官乃巡按所信用行取之官乃兩司所趨附於是守巡等官遂明有左侯右來之意侯必登忿其不勝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巡官旣知侯必登恨已聞其有奏以爲必有相攻訐之辭遂具揭巡按激而爲此又恐遲則侯必登之說行而已反出其後故如此其急也而不知侯必登本中止自乞休並未沿及

他人向使知其不相沿及又豈有此論哉今觀該詞首云
府官挾嫌相搆妄行奏擾大壞聖朝綱紀又云侯必登告
致仕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來經濟相許者度
之不過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概波及
以售其必報之恨耳其金柱揭云本道褊心直躬不能御
狙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見不然兩司
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無劾者而今獨
劾一侯必登謂之大壞朝綱乎且據劾詞內稱侯必登與
來經濟相許在上年七月則是事已久矣又稱來經濟事
待布政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則是今尙未明也若止
惡其相許何不卽劾於始許之時若是劾其所許之事又
何不少待於問明之後而顧急舉於侯必登上本之日乎
况彼此相許事尙未明則是非固未定也劾則俱劾止則

俱止又何匿來經濟不劾而止劾侯必登乎此其理亦自可知然事既如此侯必登實有難於處者欲擬其去則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將來任事之臣何以自效欲擬其留則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自展欲擬行勘則無事可勘欲擬罷斥則卽據劾詞既未明指所壞何法又未明指所貪何贓不得而議罷也但訪得侯必登心既好勝氣又過剛雖惠及於民而不能善事上官雖威行於盜而不能善處寮案恃長縱傲以短招尤雖非重愆亦有薄咎合無將侯必登仍以新陞職銜量調別省令其痛自省改其來經濟事須要明白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廣東巡撫都御史另委隔別衙門官從公勘問不得徇徇偏向務見的確具奏發落仍令省諭各布按守巡等官見今廣東盜賊縱橫正破格整飭之日兵糧缺乏正協力幹濟之時毋得仍守成

心尚循故套崇姑息而摧振作獎軟熟而抑剛方當知任
事爲忠不可徒諉罪於人當以救民爲急不可徒取便於
己如有違者參奏重治斯於事理兩得其平而撥亂反治
之功或可望於一二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
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

改參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專管東
莞以東自惠州海豐直抵潮州閩境一帶地方帶管整飭
嶺東道兵備兼管分巡南路一帶所轄潮州府屬饒平大
埔海陽潮陽揭陽惠來澄海普甯及惠州府屬海豐各縣
事務監督柘林碣石二寨平時則操練兵船稽察姦弊催
督錢糧遇有警報會同各該參將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剿
捕以靖地方合當推補案呈到部看得廣東地方多盜而

潮惠尤甚先任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弭盜安民是以本部卽擬陞潮州等處兵備令其彈壓地方今旣被論調去地方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事者不可以繼其後照得新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陳奎原任廣東副使才力有餘敢於任事且廣東民情事理皆所暗熟堪以彈壓潮州等處地方合無將本官改廣東布政使司參政兼以僉事職銜管前項地方事務候命下之日本部給憑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該部照例請敕以便遵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是

書

答廣東趙巡按

聞憲節已到地方良慰廣中狼狽已甚惟有處分有司是第一義乃今入選者已無科甲之人只待會試後可爲之

又須秋冬間始可到任便是閱歲纔周匝遠方之難及固如此令人無可奈何然有君在地方須當極力振飭務洗從前苟且之政以拯此疲民庶有更生之望凡有常行事宜不惜見教卽當爲君行之草草不悉幸照

答兩廣殷總督

先承書教諄切如得晤對已多感慰繼又辱示倭奴猖獗土寇相勾爲亂憂懷可想也然有公在鎮誠何足慮顧此非一朝之積所謂因循姑息廢弛痿痺正是向來久貽之病若非一大振刷終亦若斯而已公素負大志宏略今當盤錯正利器可施之日凡可改絃易轍滅寇安民者不妨見教便當爲公行之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固不敢望於張仲然力爲主持於內俾豪傑得以成功於外同心戮力共翊王室則寸衷固自許焉而曷敢有一毫之不盡

哉方弘靜者當留在地方劉穩已用之廣東矣來書乃索
此人可見心之同也其諸藩臬守令等官有當在地方者
或不宜者或他處之人有可用於廣者幸一一示之卽爲
措處官皆得人事自可辦也又僕昔曾具題議處廣中有
司今又爲議處薦舉以激勵之原稿特錄上幸刻成冊二
司守令各給一冊使彼知廟堂相待之意如此當必有勸
也又稿三通亦守令所宜知者附之後可矣尤甚放筆布
復不倫幸亮

又

前使回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因法度
廢弛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爲治
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爲主上收拾此方復如先年之舊
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卽當爲行之也知府侯必

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守已任怨弭盜安民故特獎以勵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爲狗舊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其孰爲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自茲難於展布故稍爲處分而又爲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爲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僕疏中所云而已一覽當自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諸地方官使知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顧地方顧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俟而自灰無志之人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又青山人事自可幾少又對書會員懇請改換中官兩承手教亶亶數百言地方事舉在目中知措置得宜處之有備廣不足憂矣惟公任便行之其地方官寮不知果能副用否如有不堪便當更換務期甯此一方而後朝食

公不妨頻見教也人回索書急急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又

承示處置廣中事宜委到周至平定在目中矣大抵天下之事在乎爲之出於實而處之中其機則未有不濟者然非公孰能兼之方布政所言非特廣東蓋處處皆然也因公有實心故彼有實言耳今處處有兵處處有糧威力旣盛伸縮在我以勦以撫皆可成功寇誠不足慮也番彝市舶一節尊諭極是彼井蛙之見何足計哉某人者便當調去卽以某人補之此外有司官有不堪用者亦須見教僕當與公戮力協心必爲主上奠此一方苟可以爲公助者纖毫不敢自惜也人行急草草不倫幸亮

又

廣東事理前已略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旣復勦倭報

捷良可喜也然倭尙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疑我東且受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投之以待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奈之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實由於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勦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痍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狗故事恐日復一日廣非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

以阻撓公其爲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劉穩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卽爲處也至於征剿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卽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廣東之敝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略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甯日矣公有雄負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宄中放筆無倫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又

倭賊已平足徵雄略仰服仰服以賊治賊不勞不費而成
功尤爲上計僕昨所以力言招撫之非者爲往日之舊套
言也若使彼之歸款非僞而吾之處置得宜則盜亦可用
唐李愬之平淮蔡卽用淮蔡之人可鑒也但威足以破其
膽而恩足以結其心使果爲吾用而立功胡不可者不然
則直有勦除而已此在公斟酌爲之僕非有成心也來疏
云云已令本兵照覆不爲異同至所謂立章程定法制尤
爲確論惟公所行也尤中草草不悉幸亮

又

渠魁旣得地方旣平一省宴然皆公之力而計其所費又
甚省約非有經濟弘猷而又出諸爲國之忠赤何以能此
公眞社稷之臣非時流能伍也憶昔識荆卽仰公爲大用
之器以今觀之誠爲不爽矣僕素無他長惟有一念爲國

之心死不敢易柱石如公敢不爲國愛護公其暢意行之
惟以濟國事爲主餘更無他慮也

又

承書問多感大疏言地方事甚明讀之敬服數十年造亂
之鄉一朝靖謐誠爲可喜然善後之計更須深圖種種停
妥乃可望於久安有公在鎮必獲良策凡所當行者不妨
見示當爲行之人回草草布復不悉惟照亮

又

公有報國之忠心有勘亂之雄略指揮一定叛宄遂平此
數十年不能得者乃不勞而致功在社稷誰能右之其善
後事宜惟公處分更無掣肘願益展弘猷圖其永久是所
望焉人回草草不悉

答廣東楊巡按

辱書問知憲節已抵地方爲感爲慰所諭云云憂深意切
必須力爲處分務解倒懸爲當不然恐遂至於不可爲也
僕於廣中事日夜在念凡有可言者不妨見教卽當爲行
之人回草草布復尤甚不能悉意惟心亮幸幸

與南京姚監察

貴省狼狽已甚僕誠欲爲主上奠此一方實日夜在念處
置不遺餘力不知能竟遂此心否外書稿三通奉覽此其
近者前此尙多不能悉具也人行迫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答兩廣殷總督

公雄才淵略亮節真心實僕二十年來所敬仰者嶺表多
艱遂勞節鉞曾未期月立致輯甯俾數十年猖獗之徒悉
歸王化數千里作逆之處盡服朝廷公之功在社稷何其
偉也僕向在政府雖不無少效贊襄然愛莫能助顧何力

之有焉而公乃歸功於僕則何敢當人回草此布謝餘情
如海莫克具陳臨楮不勝悵悒統惟心照不宣

邊略卷五